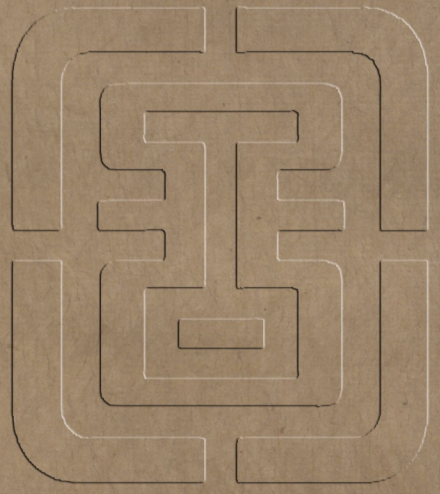




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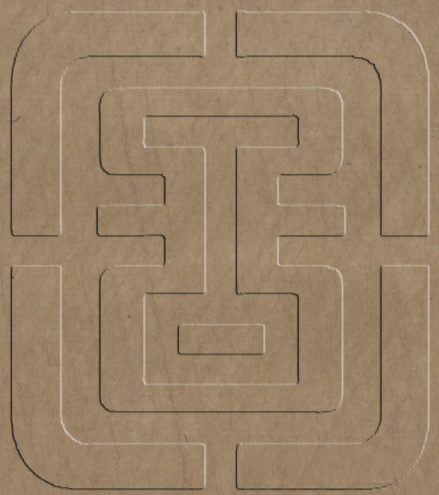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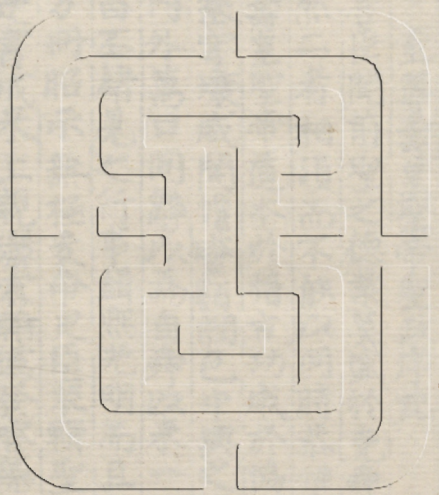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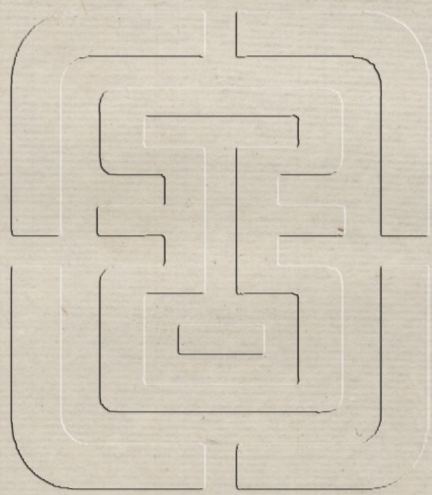
止齋先生文集
七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宰臣以下 跋 御制

至尊壽皇聖帝聖政序記

臣上言臣聞前聖之德業莫盛於堯舜後聖之述作莫盛於孔子然二者相頌而不能以同時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道本於稽古功成於協帝臨御二十有八年仁恩塞宇壤威聞懽響潤色中興之烈而增光揖遜之美溥海內外萬口同辭以為自舜以來一人而已陛下奉慈訓克昌丕緒見之行事緝熙光明而且欲以欽承允蹈之餘布在方冊昭示無極爰命史臣裒輯聖政鋪張表出作宋一經於是書成米上親灑宸翰億發膏藻冠之篇端日星有爛著於天文而太極之妙自然陳露縉紳鈇槩之流又以為是孔氏之作也臣竊惟有虞之書初與五典並行而無辨更千

五百年而得孔氏斷為書首序之百篇之上然後暴白於万世由此觀之虞舜雖極治嘗久晦而後彰孔子能祖述夫蓋追誦而不相及未有父子兩朝聖以繼聖立德立言自相發揮皇乎懿哉如今日之盛者也抑臣次舜之事以底豫於孝遭人倫之變也以予賢於公因天命之改也惟我

壽皇之事高廟備極五福彌歷三紀雍雍穆穆昭無間言曾未倦勤脫履萬乘授之主聖神人燕寧累聖一家世世同德父子之間視舜有光焉則陛下之序此書尤足以垂百王之範補六藝之缺矣臣以非材待罪宰事適董攸司與托不肖而藏之禁嚴未寫疏竅無以對揚宏休臣實甚懼用是百拜稽首昧死請以賜本大書深刻以幸來世而又百拜稽首駢髮大旨敬書於序之下方大常丞兼國史日曆所編類聖政檢討官臣章穎著作佐郎臣王容臣李唐卿著作郎臣沈

有開臣黃由秘書少監臣陳傳良左丞相兼提舉監修國史日曆提舉編類聖政

跋 皇子嘉王賜贖金劄子

竊審抗童得請暫爾間伏啓行有期輒以白金百星聊克贖儀輕免為愧指留幸甚乍遠倍加保愛至祝

右紹熙甲寅五月四日替却所賜也臣是歲嘗數對

上皇論事不合乞休致再不允於是又請對庶幾感寤是日午鼓趨待漏院會從官趙彥通以下亦同班奏事閣門來約

臣今隨眾班俄有旨獨令臣上殿下敷奏反復久 天意弗

順遂再乞休致忽發 至音甚好甚好留下文字臣就榻前

謝且辭下殿再拜退出國門具以 聖語申尚書省諫院御

史臺及奏知潛邸且請不獲稟達之罪 上賜贖金恩出意

外臣以不才被遇最寵奎畫之號視翊善黃裳有如是冬急
召入講 上數從容語臣所藏朕字畫盡進來用寶如生辰
詩何故久不見跋語臣每逡巡不敢當尋復趣取跋稿僅成
而臣罷去樓輪高文虎就觀臣家稿留案間家人倉皇不及
收自入謫籍日夜危懼但謹懣藏不敢夸示一昭回之光以
震耀天下臣罪萬死言之感涕

跋 御書所進嘉邱生辰詩

右傅良所上皇子大王生日詩 王意嘉賞手書一本以贈
或者難曰此頌體耳而及於陪危飢寒之辭何也曰是獨不
見太史遷論頌乎太史遷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救惟
幾是安而股肱不良萬事隳隳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
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由此觀之虞周詩頌非
耶知虞周之頌然後可與言詩矣因著其語又見 大王有

取於詩在此而不在彼也且以著見 王錄小善嘉規益之
意得良不勝感懼無以得此因刻之石以侈大貺

右此序跋真蹟久尋不獲故前跋賜金劄子深致歎惜之
意而參政樓公復追記所見以紀之先生子師轍歲辛未
二月始於故書中得之今附此

臣仰惟 皇帝陛下 龍潛嘉邱 毓德進學一時官

寮皆出遴選嘗逢 誕節咸獻詩頌既而置酒高宴初
酌黃裳 次酌陳傅良各出文書一通致謝再三及視
之其一曰上呈糊善其一曰上呈贊讀 御名謹封因
敬請所以 謙賜之由 上曰二公之詩雖因為壽而

作皆寓筆誨之意輒休所惠 親書一本復以為贈以
示不忘哀與傅良跪謝而退 龍飛之初推裳禮部尚
書傅良中書舍人未幾家以疾沒傅良奏請以 御書

刊之堅珉 玉音賜許是時臣竊待罪瑣闥與傅良同
直北門嘗過其家傅良以跋語示臣大畧曰季札觀樂
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公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教惟
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可不謂戰
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蓋頌不專於美盛德之形容皆
有教戒之義秦斯以采此義殆絕臣為之聳然作而曰偉
哉論也自詩大序言以成功告於神明無有以頌為警
戒者齊寧賡歌世但以為盛事非司馬遷不足以發聖
賢相教之旨自李斯頌秦專務溢美人亦不以為過韓
愈有口不以頌而以規也而傅良能發之臣於傅良平
日所畏至是益以歎服促使刻之傅良曰今既刊宸
翰於上方不敢使人代書通有目青當嫉少愈曾未
信宿而已報罷未幾臣亦去 國相忘於江湖者十餘

年傅良下世訪遺稿於其家則不知所在矣二子師轍
師朴求跋其下將碑之以傳遠臣既傷傅良不及見
更化之日敢直書始末上以彰 陛下好賢樂善之素
下以侈傳良等 際遇之寵抑使後學知古人頌詩賡
歌本非專於形容稱美而諷諫之切未嘗不寓於斯云
嘉定三年歲在庚午秋八月丙辰朔正
兼太子賓客奉化郡開國公食邑三千

百戶臣樓鑰

跋歐王帖後

曾直帖往往有之如歐王二公帖蓋不多見靖康之變士大
夫故家文物淪喪可勝道哉間見一二令人墮涕歐公以嘉
祐四年罷府事明年書成是歲王仲儀以待讀學士出知益
州逢原道腹女是生吳說傳明傅明嘗通判亦與其母念

逢原之墓乞改襄陽於是作養志堂焉余悲逢原無後併著
于此

跋徐薦伯詩集

世多謂書生不知兵謂書生不知兵猶言孫武不善屬文耳
今觀武書十三篇蓋與考工記穀梁子相上下吾友徐薦伯
登武舉第一日亦余橫槊醉稿余讀已喜薦伯慷慨有烈士
夫氣其詩詞視唐諸子反屹弄篇章者多哉當今諸公如見
薦伯詩亦可解文武二途之惑

題杜大春畫梅

偶與文叔時亨論十五國風次第取季札舊序參孔氏序特
退秦於魏唐之後繫曲於未略經吹定而意以獨至晚於燈
下觀蜀客卿作梅筆墨無幾如在籬浴因悟萬事無支離法
題石時亨所藏呂真人畫像

他畫欲作塵外想類多輕揚今觀太清樓本儼若孔老子微
笑曰得之矣真人固應如此彼不知其人而求其壽與他畫
師何異

題張之望文卷後

劉知幾史通上下數千載開摺擊略盡蓋剗然似庖丁解牛
手觸足履動中節會矣至不見全牛一節未識知幾尚費若
千年耶此事殆非強博能到

賈生太息一書首論諸侯王強大事可謂知務當是時文帝
方從代來齊樊諸王皆有相疑之勢未虛侯功最隆及賞最
晚帝意亦略可見議者因謂賈生首編蓋干時云嗟夫生豈
干時者耶要知論事誠有次第其序必有不相察者
孔子作春秋一字無間然者非獨用功深也易其心而後語
權衡自平耳後之秉筆者宜書輒不書不宜書輒書是其咎

安在如班孟堅史視司馬子長加精察而竟不能過往有愧色亦豈力不足歟

温公嘗言洛中士大夫淵藪談空說性多矣惟史事無所啓

口蓋有譏云耳然公言性獨與楊子雲合自今觀楊孰與孟

子子雲悖極群書顧不見已何哉

程先生易傳未出門人亟以請先生曰吾獨不望進乎蓋晚

始授人其間有一字數改定者前哲重著書如此

類子不貳過論殆是慚筆今讀韓子書者於斯文特熟甚料

舉之累自韓子不免宜夫人盡然於此可以興古道不行之

嘆

黃巖張君之望持所為書二編越江山來問當然與否僕固

辭張君固請僕求學耳豈足斷此書厚意不可虛辱輒題數

語附名篇末非敢云何姑以見倦倦意耳

跋趙主簿所藏詩後

丞相清源梁公治閩之數月從福清主簿趙君餘慶丞長溪

主簿固辭丞相固遣之未幾福清宰李君宗思來請主簿

長溪宰李君遂夫又來請留主簿丞相益賢君也速致郡中

屬掌秋賦之入而趙君懽訴其老矣又位卑下不宜度越他

士然郡政其為辭殊苦確不樂丞相不能奪也明年君秩滿

將罷去忽過余出其先君子所嘗得於諸公詩跋見示亟讀

之乃知趙君蓋家學如此其仕進無先人之心有繇來矣

跋東坡所記程公逸事

學者多不道鬼神如蘆服之寃豈不異哉自唐末諸藩以鎮

將求盜武夫徃徃略平民克數幾及賞格藝祖定天下哀矜

無辜縣復置尉始以儒生為之而鎮將廢賞格如故民鮮死

焉二百年於此矣迺者有司以薦舉吏多奸少不應功令輒

見格惟尉以捕盜改秩善傳會其事得不用薦或者因是頗
襲鎮將之舊上方閔焉議改制以防之此建安陳侯焯所為
刻是石也

跋孫氏誌述

方國家肇造之初將相大臣多西北舊族而東南未有聞者
既而天下平七八十載之間而范公起吳杜公起越歐陽公
起廬陵孫公起富春蓋漢一大郡之地而二三公者皆極一
時之望於是東南人物遂擅天下嗚呼當錢李二氏之時諸
公皆安在耶余覽杜公所言孫卿墓誌并歐范之述為之大
息感今而懷古東南之士柰何妄自菲薄

跋爾雅疏

古者重小學爾雅所為作也漢興除秦之禁嘗置博士列於
學官至今漢儒書行於世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楊氏方言

之類蓋皆有所本云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書不課於舉
子由是浸廢韓退之以古文明世尚以注蟲魚為不切則知
誦習者寡矣國初諸儒獨追古依郭氏注為之疏爾雅稍稍
出比于熙豐三經行學者非字說不學自先儒注疏皆罷絕
而爾雅益廢余憶為兒時入鄉校有以爾雅問題者余用能
辨鼠豹不識螻蚱為對其事至淺諸老先生往往驚嘆以為
博也郡有刊疏并音釋若干卷以久不就字畫多殘闕金華
趙君子良來為推官繕補之始頗可讀趙徵余言曰叙此書
之所以廢且見子良之志子良學於東萊呂伯恭氏於余為
同年進士名善珞

跋史丞相祭諸葛夢史文

夢史言貌退然不自表出聲蹟不著丞相乃獨得之何哉丞
相門生故吏滿天下不聞有得此於丞相者夢史顧一見得

之又何哉丞相之取人也異於今夢叟之取於人也尤異於今矣不竟其逢令人隕涕

書種德堂因記陳仲孚問詩語

近讀古樂府始知後作者皆有所本至李謫仙絕出衆作真詩豪也然古詞務協律而尤未工仲孚嘗問詩工所從始余謂謝元暉杜子美云謝朓每篇堪諷詠蓋嘗得法於此耳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却憶謝元暉與子美同意因書種德堂遂記此語

跋靈潤廟賜 教額

桂陽之民雖貧而有常產父子孫兄弟多族居或至百口重喪祭有喪哭泣過時必葬埋未有火化者逾久展奉猶哭泣如新喪祭事謹潔至不敢糞瓜果尤恥為人隸飢年不得已鬻子舍曰奴婢而以養子為約蓋其俗朴近古然也然拙而

惰農耕器絕苦厥犁乃入土纔三四寸終歲置田勿問及春穉去陳草曾不待破塊輒下種水在田上節級溉注之是為良田水在田下雖咫尺不能輓轆使之逆上往往夾江之田與並山同為瘠薄易苦旱率十年八九耕不獲每旱即立祝苗槁而乞哀於神無問在不在祀典日擊羊豕聚群巫鼓舞象龍或燃指以膏火薄肉供佛類不効則禱于龍渡山之神山在縣境內最著名其神邦人尊事之非已甚不敢輒禱無不應今夏旱凡民之祠事且遍不雨於是屬軍教授縣令謁祠下以靈潤源之水歸又兼旬不雨某遂宿戒謁祠下三鼓方作星河彌天行數里漸撼撼有聲鷄初鳴至青蓮寺為位望拜遲明登山俄時雨大至達城下已乃三日雨歲及下孰更與民德侯之賜推本所始得紹興十四年賜廟額教黃一道於掌故仰惟 國家為民秩祀篤於報功宜詔萬世敬

募之石某為長吏不能履阡陌為方略教民治田而徒干神
之澤人以窮自歸於當道連帥部使者咸以錢粟來周急可
以免歲月矣要不可久方將趣丞史以龍骨車若桔槔法下
之鄉聚使民稍自力不但以瀆神益永尊事無怠故因對神
之休與國家所以褒大之者并道其土俗善否為勸勵著之
下方

跋宋景文公帖

景文公以皇祐四年二月自亳徙成德明年正月徙定武實
代魏公所謂丐任河朔一年有餘蓋是歲也元憲公亦以是
歲八月自河南徙許而晏公來河南公有九月朔日請入覲
書欲會元憲于河陽廿五日書所謂相國也至和元年劉冲
之相劉自恭預即領唐書故惟書於公嘉祐改元仁宗不豫
其曰河朔大臣則韓公在相臺爾八月徙益州是時龐莊敏

自承興改河東其年五月元憲歸綴中書門下班公有此月
二十三日書云云則猶在定武也三年王侍讀采成都於是
還關公言莊敏引歸不決元憲乃圖任之漸明年莊敏以策
堡事寵節鉞元憲復堯樞務真見事之談云

跋宋元憲公表稟

景祐二年定新樂是時同在詞掖如胥公偃丁公度張李晁
石皆前進元憲公以元年四月掌制乃獨屬筆豈非其文擅
一時諸公所推遜歟歛誦遺稿令人起敬

跋趙延康公責偽楚書

余嘗手抄建炎四年八月二日刑部狀會具牽復士大夫名
數延康公在焉一時狀中如胡公寅劉公珏皆復用劉至位
執政而延康竟謫死余聞京城之禍子昉以募義兵見囚范
瓊世多言靖康無伏節之士有以宗室所暴白如此豈無人

哉而皆誣陷於群小嗚呼悲夫

跋趙廷康詩

余既於責偽楚書後著公行藏復見所為詩嗟乎劉歆李白之文盛矣其節操何如詩不足為公道也

跋溫公與邢和叔帖

熙寧間溫公居洛公從崇德縣再入崇文元豐四年兼史事以所藏溫公帖知是時相與甚厚也後一百十有二年某得見之於其曾孫遵仲修

跋張無盡與邢和叔帖

紹聖四年公為吏部侍郎十月自權尚書遷御史中丞無盡此帖皆是歲無盡罷左司郎官去至是適兩年餘矣

跋邢惇夫詩及諸公題

以諸公之愛惇夫與惇夫之得此於諸公追想在昔令人起

敬

跋邢氏慶國夫人手書

余與天台謝傑景英為忘年交謝趙出也為余言外氏丞相家法甚悉今見邢氏趙夫人手書戒婦子一紙往往與景英語合邢尚書趙丞相事具國史至其故家典刑要自令人起敬

跋劉元城帖

余讀元城諫疏編刺元祐大臣而獨不及司馬文正公編刺元祐大臣而不以為訕獨不及司馬文正公而不以為當豈惟諫議之賢哉亦足以想見元祐以前深厚之俗矣余懷此久因與子厚得公遺墨遂書其後

跋胡文定公帖

浙間人家家有春秋傳而罕見公字畫余記為兒時從鄉先

生學同學數十兒兒各稜程易胡春秋范唐鑑一本是時三書所在未侵板往往多手抄誦也晚官湖湘間每過士大夫家輒見公遺帖皆甚貴惜然為春秋學者顧少如浙間何哉因見向氏所藏帖書以勉之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題跋

題

仁皇所賜魏家刑政二字後

臣嘗辛備員中秘恭睹仁皇奎畫凡五十有五軸亦既盛矣以今見魏家刑政二字又以嘆散落人間夷夏山川之蕝不知其幾也恭惟景祐以來上意日趨於寬任子至於及員郎治獄至於貸賦吏理財至於弛禁蓋後來新法之士謂之失刑政者以今所見帝雖燕閒與疎遠小臣亦未嘗不講此二事然後知帝所謂刑政在是不在彼也嗚呼仁哉

跋蘇黃門論章子厚疏

余每讀章氏論後法劄子言温公有愛君愛國之心而不知變通之術嘗嘆息於此使元祐君子不以人廢言持未知後事如何耳至讀黃門諫疏又未嘗不壯其決也

跋東坡與章子厚書

子來湘中見故家遺帖為多而有二異此書與趙潭州所藏黃門論章子厚罷樞密疏也諫疏在省中不知何年流落人間固可異此書傷觸大臣宜不為藏而亦存於今則尤異耳書作於元豐元年於是西方用兵後四十七年王蔡為燕山之役京師遂及於禍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信哉信哉又後六十七年宋嘉陳傳良書

跋東坡桂酒頌

公之文宜作宋一經以傳無窮藏之名山副在京師顧乃書桂酒法刻真羅浮鐵橋下以俟後之居夷者後公百年徐思叔以所藏酒頌示余相對嘆息余性不善書故不復贊

跋辛簡穆公書

簡穆公行藏見國史目天下能道之余不復道義余守桂陽

歲旱流言往往以柳桂間民略死徙矣祐之時在長沙幕府具以所聞言之故帥直徹猷閣潘公德卿潘公下其說兩郡蓋甚侵余與丁端叔也余二公頗恨然忌幕府不敢白已而識祐之過佳士耳余既相得會它郡巡檢下軍人廩不繼屬祐之即其廬勞苦之大寒彌兩月雨雪沒馬股祐之崎嶇行盡闔郡得軍中心以歸余方恨賢勞而祐之欣欣無一咎言以是益知其人苟便於民雖極言不以為口過苟不便於身雖忘言可也簡穆公為有後矣

跋江道士玉臺卷頌後

道人為余言此山在閩昭武最深僻人不蹟處吾求晦翁之字請書其後將刻之石兩翁未必以功業著見於世或千載之下有得殘刻於荒榛亂石之間庶兩翁不泯耳余笑而書之

跋周伯壽畫扇

余家有數猫終日飽食相跳躑為戲而不捕鼠余恠而問人曰猫之善捕鼠者日常睡因見伯壽所藏畫透書此語跋徐夫人手寫佛經

余若不學書自兒時及今所課書未嘗手抄一卷往時從常州先生薛士龍學每見抄書動千百卷竟帙無一字行草心嘆服之以為視司馬文正何如耳他人無及也今見蔡同年之母徐夫人手寫佛經九十五卷往往得唐人筆法則又愧焉字畫亦細以余之不能手抄一卷書至愧於徐夫人而或者輒意輕天下士余不敢也

跋司馬溫公遺玉壘聘君詩

熙寧元豐之間天下學士大人稱溫公必曰老先生今見公所遺玉壘聘君詩方以是稱之則聘君之為人可知已嘉州君與李公擇同入館去之日熙寧六年三月父子行藏如此

余頃見世所行官制舊典有三晉張續一編幕用之迺今得聯事相中聞其世又竦然起敬也

跋宋信翁產經

宋求壽信翁隱士也有過客為余道其人物色得之蕭寺中而信翁亦肯來過余末伯華伯潛兄弟儻陽賢者也一日見信翁於余座上驚嘆至^味致此人耶已而與信翁意思洽雖有它客亦強之與坐兒輩或解衣信翁初不苦辭明日訪之則隨舟下長沙矣余臨長沙年一見過余不敢留也它日行郡得疾倉黃還解伯華以告則信翁亟來日視鑿藥及稍愈迺去以是益敬信翁盖有道者信翁能說易論語及內經諸書其得處要約有詩篇余嘗欲作宋居士傳末米會刊所輯產論遂書其後以其與余交者如此則其人可知矣

跋王恭簡諫草

余以公言次元祐紹聖之事蓋古所謂耆蔡之見者耶嘗袖此藁謁范東叔東叔因出其所藏公奏議若干卷大抵類此

跋曾文清詩詞後

余不及見文清公然獲從六卿原伯侍郎仲躬游甚久憶在都下時文清夫人尚恙生日當為壽余與高炳如博士請原伯修拜母之敬見諸婦各年六七十盛服侍夫人出對客已而原伯帥婦及諸孫羅拜奉觴且遍飲客乃罷故家孝敬之風可觀也今見文清往還兄弟問詩詞又為之嘆

跋蔡京貶竄元符末上書人詔草及考定邪正等

季路為余言此藁得之京深入官故紙篋中嗟乎方京矯誣君父以欺天下亮燭寒穹壤矣豈知遺藁在官所斥賣之錄哉然自蔽罪攸貫而京伏罰竟死牖下春秋誅首惡若攸貫尚足誅乎

跋蘇魏公百詠詩稿後

余嘗慕魏公之為人今見晚所自敘百味遺稿非獨其人品殊絕蓋其及見故老與師友淵源所漸盛矣余於是知慶曆嘉祐之際人物之偉嗚呼城門之軌豈兩馬之力哉目三經之學行士以師心自賢不能降以相從而風俗日壞其流弊何可勝道追想前輩高山仰止龍圖陳公諱從易曾胡田揚四公者諱公亮宿况偉也揚以慶曆八年曾田以皇祐三年胡五年相繼為學士云

跋陳求仁所藏張無垢帖

世未有言無垢先生書作字者而筆勢如此令人起敬嗚呼豈但字畫哉余嘗聞呂伯恭父云某從無垢學最久見知愛最深至今亡矣念無以報獨時時戒學者無徒誦世所行論語解以為無垢之學盡在是也始余與伯恭父有為言之也今

見求仁先大夫與往還書說論語事甚悉蓋雍也以前無垢已恨早出餘所著未嘗示人無垢無多著書而論語解要非成書學者但尊信之以此窺見無垢宜伯恭云爾也則世之知無垢者何如哉余少時方省事無垢來為郡守間見鄉人父老數百人以浩雨害稼許郡無垢若不省然俄而駛足來索狀而數百人者皆以不滿解去狀亦不知安在矣旦日還鄉下自城以南達瑞安九閭者墮者皆已決捕魚蠲筭苟九可以搜水者亦已徹去不數日水落是歲大熟無垢永嘉之政初非赫然有聲也而敏事若此則世之不知無垢者不但其間學也無垢墮水流落道不為世用以死其不為人知者何可勝道余因求仁先大夫說論語事且有助於永嘉之政故併著之

跋葉正則所為陳仲石墓誌

某不善書強書此以慰吾仲石微作數語附碑陰又無以出銘意之外者嗟乎仲石斯銘亦足以不朽矣銘作於淳熙而書於紹熙之癸丑故正則用前街云

跋林宗大家藏湯氏畫梅

湯梅近稍不貴重於世余慮宗大藏之之悔也故為之書

跋雲山壽昌院石帖公據後

圖經云中和二年置興院牒合但不詳杜名字唐史元年十月賊朱褒陷温州今牒稱樂境當在賊平之後然以寧海軍使繫銜攻之地志是時未有寧海軍也豈平賊時嘗暫置軍故略不書乎乾元元年始建靜海軍今軍使錢者元瓘也蓋是歲從元瓘之請陞節度使耳雪菴於今為前輩行余壯時從薛常州士龍學士龍數為余言道雪菴為人由是定交直龍圖閣鄭景望將造朝與余遊鴈山會天大雪行十數里訪師

於深林叢莽中三人相對清話從者無人色今若矣不欲領叢林以書采別余且示院所藏故牘將待盡於此院余方屏居山樊與士友絕不知與師後會復何時然各行其志會不會何足道因書卷末以當別語

跋張魏公南軒四益箴

乾道之辛卯余逃南軒先生於吳興之碧瀾堂雅聞定叟尚書名而未之識也其後尚書公所至治行為天下第一益相嚮往余守杜陽是歲孝宗內禪故事桂陽守臣貢白金三十兩更率取諸民以應令余惧非聖朝所以惠遠民之意具以質言上擅減三分之二且不推賞是時周益公當國疑不能決但批狀迭版曹會定叟為尚書奏桂陽壤地褊小守臣陳某請不妄得者可其奏而賞典視它郡余以是知魏公與南軒先生之教定叟尚書能守其家法如此吾友沈仲一令

余書四益碑後遂著其事且以發明上恩云

跋朱宰元成所藏宋宣獻公王荆公帖

宣獻明道二年帖先是王文正公出守兗宣獻相繼請上親政亦出守亳意此帖為文正發也荆公熙寧五年帖運判中允者楊蟠公濟也公濟以是年十一月自光祿丞改太子中允權發遣朱興等路轉運判官明年司農言近詔天下出錢免役而水興秦鳳比它路民貧役重於是始立二分寬饒之法以此帖考之當是荆公嘗有悔意故農寺敢白上耳餘詩帖不能詳其歲月良愧該洽

跋朱宰所藏竹石

余若不識畫獨嘗得東坡先生竹石於司馬文正諸孫把玩久之略窺其意今見此圖筆勢殊逼坡仙愛賞不已於卷末得蔡子俊薛道祖二跋皆藏畫名家余幸偶合爾

跋朱宰府藏孫介畫

孫介不見朱氏畫史 孫 廣明中避地入蜀長於天王鬼
神筆力狂怪不以傳彩為工此畫亦然介豈其家學耶

跋林伯順七世祖畫像

陳子曰自元豐季年至今故家舊物希不失矣而吾友林大
備所藏七世祖像見之面如生真家寶也公諱頌字雅文薛
寺丞先生銘大備父嘗識之序引中公起家累數鉅萬而不
及仕今衣冠蓋貌工尊大之云

跋謝大成所藏曹公顯墨跡

高宗中興一時元從皆將相也公顯獨善避權勢以眉壽終
今觀所遺謝大成雜語一紙豈偶然哉豈偶然哉大成與余
同年生而強健過余薄物細故身親不倦亦必有得於此矣
跋姚次韓所

修禮書堂帖後

余嘗論前朝應制書若實儀蕪晚同定刑統而世但稱可象
司馬光趙彥若同上百官公卿表而世但稱君實蘓洵姚闢
同修太常因革禮而世但稱明允之類歲月浸久將失其傳
令人太息今三館書目言百官表為溫公撰是已鉛槧尚多
湮晦况於事業尤可嘆息 如研論事物願據於口耳之傳
其然豈其然乎因姚公孫次韓出示堂帖遂書其後

跋黃元章所藏山谷墨蹟後

以余所見士大夫家山谷墨蹟皆可寶獨衡州守鄭如憲醴
陵丞李九齡與今元章所藏迺其家世舊物然後知得之它
人與魯納部異何異自百餘年間故家三世希不失者而元
章凜凜有論新法意象又不但家藏如此

跋吳興陳錢芝草圖

頃桂陽解中柱去礎三四尺所出芝一本婦子不以為祥擬

視余蓋恍然嘆芝不遭也明日故枿復吐三葉紫質黃緣
見之奇甚余雖異之但令婦子輩謹視毋撥取逾時色爛然
不敗今觀陳君繪芝為卷自內相李公宗伯倪公序且頌其
所自來不虛得又追嘆曩所產芝非特婦子不好事雖余亦
不好事也世固有充物要其名字出不出顧所遭何如人爾
芝嘗遭嘆武宣者如余安足道哉因題陳君卷後以自訟云

跋樓大防重屏圖

右重屏圖其一圖竊然衰疾人也識者以詩知其為自傳無
疑其一圖衣冠容貌皆甚偉必王公大人而莫知之者王君
明清濁以所嘗見廬山祠堂其夜並圖書像謂其二人為李
中主韓熙載更二人亦不知為誰也嗟乎名字之著不著如
此哉孔子所論伯夷叔齊景公萬世不可易矣

跋孟蜀王書後

余讀漢文賜南粵王趙佗書知西都之所以興也周世宗一
世英主而相以偏方通上國方哆然自大其語多諷刺不遜
其能免乎後而蜀亡諸君子顧以文詞取之何哉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策問十四首

問以文詞取士而病其不以實學應科難矣唐之科目繁密已甚然兼采譽望不專決於一日之藝猶少近古國朝雖視唐制加詳而祖宗盛時蓋有自潘郎孰聞其人已迺定為進士第一而大名舉子尚以德行自相推先國子監嘗貴進士有司尋復懷賦上殿詔特取試禮部蓋有唐之遺風焉賢公卿大夫率於是乎得之粵自一切任法而槩以繩尺之文雖有茂材異等語不中程輒弗第錄繇是場屋始以綴緝探孰淫靡之文相師而士氣日卑議者病之速以時務發策以求實學要之不離於文詞胡能相遠周漢之制誠不可卒復伊欲尋祖宗之美稍寬學校貢舉之法以漸復唐舊宜不甚難施行而難者咸曰世益薄人益不足信將以私意撓公

道不備法而後可夫自鄉貢不得以待闕官考試日者銓選
又增委保之員而國之責游子弟將置別頭若是亦已察矣
於今士風何所損益諸君其各誦所聞焉

問議臣以太學補諸生羣試者動以爲計故改制以約之以
天下間歲舉子之數百取三焉謂之待補蓋其嚴如此而通
臣之請迺欲博訪勲賢之後淪於編戶者皆得附試甯監如
國子生夫均之爲士也禁其爲舉子者而開其爲國子者何
哉且禁其爲舉子者固曰將以抑競進也以今閩浙諸郡誠
不可不抑然往歲邊郡復言二廣之士率二十餘年赴春官
者累數千人而上第者不能以十數方欲尋漢故事以戶口
率別路以考之以示優異夫均之爲舉子也既抑內郡復於
外郡加優焉何哉開其爲國子者固曰將以勸世族也欲其
知學誠不可不勸然近制自在京釐務官不得以總府親附

監試甚者雖公卿大臣去國逾月則子弟不得補國子生夫
均之爲國子也在於昔寬之而今者顧吝嗇又何哉上方嘉
與寓內之士共成治功而有司選舉之說不勝異意且均一
之政何所彼此苟無旌別必且擢進者之論未知折衷諸君
其切瑳究之庶有合焉

問漢兵制皆秦制也自遷固諸史云爾夫漁陽之事秦劾亦
可觀矣而終漢無驕卒之患何歟將隄防之禁持密歟田家
子至不識尺籍五符而發諸侯兵或有非虎符驗者其隄防
果有以過乎秦否也或者繇戍之法簡以便歟以淮南地遠
往來中都者甚苦西北邊郡五尺以上不得休息吾未見其
簡且便迺若是然也不然則餽餉足而賞賚之優歟塞卒之
報戰士無祿上功幕府報見繩於文吏蓋當時已病之矣又
不然則士安於將素有以撫循之歟觀漢諸將大抵臨事輒

置不聞其兵久隸焉者也抑有甚惑焉宰相之子不免成邊而故二十石將軍都尉猶給軍賦亦甚士等矣而士大夫不以缺望又何也積是數者非制之得然則果秦制也而成敗異變豈獨幸然耶不惟士然凡漢置將奪之軍可也廢之可也累功不封可也甚者誅放而卒莫敢握兵於境負固以要上何因而得此不惟邊將自京師南北軍詣城門兵屯一時典領位尊寵渥幾震主之威而亟拜亟罷無一人愠惠裴回而吝權者又何道以馭之歟蓋聞光武之興罷都隸耕職削功臣之權而省材官騎士不置所以為兵慮詳矣東都顧竟以兵斃無迺闕畧者善而二者拙耶方今養兵甚厚而屢驕將帥無顯功往往富貴極矣而意不滿上恩視漢有加焉而無其報厥咎安在願與諸君商漢氏之得失而悉數之以推見其明効據古馭今州於是乎取焉

問漢理財稱蕭相國而史佚其事夫巴蜀之饒武帝用之西南夷矣悉租賦不足以更費至以都內錢績之均巴蜀也而相國以饒東郡擊無之事關輔流民往往就食其中其計果安出歟然尚有可解者田武帝速輸耗耳諸葛武侯又用之關隴出師曾不過武功木牛流馬之智工矣而轉輸輒不繼夫以相國視武侯未能遠過而武侯迺若此其缺安在方漢初定大啓九國居天下太半各擅其賦天子所自有僅十五郡列侯公主顯邑其中自山澤之租各自為私奉養外纔無經費之慮武宣以來諸侯之地亡慮多削入漢一日省耐奪侯者百餘國大者至三四萬戶賦入視曩時絕遠甚而用力益勞征算日益繁亦必有故矣元符元封之間天下益多事矣始元以來號稱富實宣帝蓋英上也一時司農又善為

計而西勉之役大司農錢輒不贍於用甚者請雜邊穀百萬斛不能具何直若是廩廩也方今版圖西奄岷冢巴蜀之饒自若也北界淮濱嶧漢之陽東薄于海南巨番禺所謂九國之略又十有六七恭惟祖宗盛時關河三邊宿兵迨五六十萬大抵倚辦東南為多今戍邊之衆與河陝而東南所入視舊增羨計臣顧以日月為憂蓋嘗推漢之所以羸縮而不得其故且於今重有感焉願悉陳之如欲曰得蕭相國者而後可又似迂闊不切於事情者矣

問風俗與世汙隆其所由來蓋非歲月之故矣周漢之季可謂俗弊漢興經營四方日不暇給其教化未甚明其學校未甚與其公卿大臣多出戎行而學士經生相與講明者尚缺如也秦氏繇習曠然丕变高者光明碩大可以任重其次亦篤厚忠實烝烝不至於幾下追眚庶莫不自愛重於犯法自

唐長齡銜益大壞藝祖龍興兼時機變傾覆嗜利止耻之風一旦銷磨無復存者文武遺烈可以燕及數世嗚呼盛矣以余論漢之澤至於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而本朝之在人心者雖鑄工不肯附名黨錮之碑三代之盛庶幾焉夫以三代積累漸磨之功深矣願成効若彼未聞以大敵積壞之餘曾不必世百年而興起若是易者是則何道歟豈所謂今古之異事半而功倍者歟誠若是聖天子當宁慨嘆以善俗為問十餘年于茲矣而未觀其變則其咎又安在歟諸君試跡前事以稽當今之故本末源流必有可指陳者矣

問以當世之治亂成敗考論古今之士略可觀矣春秋之季晏子在齊叔向在晉遽伯玉在衛季札在吳皆賢士大夫也然浮沉自愛無所能發明功名者申韓蘄張蓋戰國傾覆之徒耳而富國強兵所試輒効此其故何也漢自元成以來士

習偷墮視東都節義有愧焉及觀亡新之敗寇鄧耿賈之倫
拳拳於漢卒復舊物三國鼎分則散為曹吳之役者不可
勝數其不忍捨漢者諸葛亮數人而已 是何節義成俗而
識所嚮者滋寡也唐襲八代之衰歷房杜姚宋不能救也詩
至李杜文至韓柳經術至啖道庶幾乎古而唐 哀矣內則
朋黨外則藩鎮皆一時之伎何沒沒也將所謂文與政通者
非此之謂歟宋興七十餘載百度修矣論早氣弱儒士猶病
之及乎慶曆始以通經學古為高救時行道為賢犯顏納說
為忠嗚呼盛矣然而者丁寇占范之朋黨興而復熄慶曆以
後則朋黨遂熾而不可救而世故亦非向者之觀矣豈論早
氣弱迺所以為盛時耶有司惑焉願與諸君訂之
問恭惟主上嘉與生內之士共成茂功日者除吏不以年勞
不以等級庶幾學士大夫洒心自奮行有歷年而凝澁守文

之慮未易於是順考祖宗之憲 流品不著左右所以并
包兼容德意甚備士思所以報稱捨此時尚安須耶仰惟前
朝訓迪在位雖無察察旌別殊異案其式程陟降抑揚厥有
微旨願與諸君共細繹焉以備採擇迺者改秩有雙轉有細
轉均之入寺丞監丞耳或自大理或自衛尉均之入員郎耳
或自屯田或自虞部於是有帶館職願與試銜等者有以兩
使職官願與判司簿尉等者難易不相絕也今將此而同之
歟迺者循資或以四考或以五考或以七考蓋淹連有如此
者今舉不以日月為功歟迺者任子有銓銓有限年今得例
從調歟迺者特奏進士蓋或隔郊然後官之攝官然後考第
之矣今與正奏無所齟齬歟迺者重後官流外雖有高爵
位不過郡丞佐今皆可以踐清要歟迺者以職免叙復若員
郎則自水部以轉與它官特問然今清雜之庸若無罪然歟

推本九重之意所以為是混一流品并包兼容蓋曰勸士馬耳有如一遵舊章清濁畢見無乃非所以為勸歟但曰勸士母以見清濁為也或者非順考祖宗之成憲歟然則如之何而可

問古者詢民於射以進士由是而擇於澤試於官而得為大夫若卿諸侯故禮樂修明而無敵於天下日者聖天子深監文粹采擇議臣之奏爰詔進士乙科以上兼試之射文武官自五品人錫藹射於禁園稽之往古將宜於今四方之士亦既靡然向風矣蓋聞射禮自漢而下但曰朝儀具文云爾用之戰鬪往往屬諸羽林期門材官騎士之倫是故升降揖遜野人莫之識似飛射聲之伎亦不於經生學士取也今也不闕於田不習於鄉校而徒試之廷得無若具文然者如必曰闕於田習於鄉校次第而後至則并牧卿黨之廢久矣或曰

雖難卒行蓋少近古故事陝西有弓箭手河址有弓箭社得古寓兵遺意而取士無與焉宜舉行之頗依漢選六郡良家子為郎之制間歲大比以秀異者上之於春官春官雜用今武舉法既射然後科第其文詞於是而試之庭高者試補吏下者報罷其舉送若考試官亦頗依漢選舉法有賞有罰若是則庶幾乎古或曰士文勝久矣必且失業又曰民未知禮而闕於武事將有它患然則古終不可復興諸君幸相與圖所以稱明詔之意

問春秋以來楚之卿材晉不如也而越有君子六千人東南蓋多士矣說者顧曰漢以豐沛功臣定天下唐初人物并汾居多熙朝慶曆元祐之盛大抵關洛諸公卓有聞焉而東南之士功業不際見於世何歟吳中子弟剗楚劍客宣潤弩手班班見史籍皆天下勁兵處也薄置都尉九十而九江臨淮

會稽丹陽豫章財各一尉且它復缺略唐府兵六百三十餘
所江淮兩道不過八九中朝義勇亦但取之關河三路夫苟
欲強兵者必在西北豈其民亦不足用歟九州之險捨河渭
則江漢淮海矣而山林沮澤之多至荆揚而窮用武之國莫
加焉竊迹前事七國之秦楚三分之吳魏五閩之周唐成敗
異効迺若彼夫形勢抑宜獨弱歟自昔轉輸之富曰江淮最
而盛也茗也香礬珠貝之屬也視田賦又數倍世所謂財貨之
淵者方今擅有之矣比年大農之用屢屢無乏夫是數者之
利自若也又何繇若是然歟儒者實知務才之不競兵之不
銳形勢之不及財用之不繼務孰急此者而但曰勿講舉而
咎之東南之故則何貴於儒者孟子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
皆解以朝諸侯有天下况以四海之半又况古人有用之如
前所陳者矣豈曰不可願諸君疏其方略以告

問古者重戎事宜亡一闕而舟師不槩見於經何哉舫人習
水著於明堂月令之書而世所行太公六韜蓋有水戰云然
則古有之而失其傳耶案周制徒出於井馬出於立車出於
甸旗鼓甲兵率賦民為之假令有舟師豈徒無所取給歟而
莫詳其制何也春秋之季東諸侯亟用之矣伐兵之役楚舟
以無政無功然則舟師宜亦有政明年掩以井牧之法治
楚兵賦車藉馬而舟楫不與夫舟楫不出於井牧之賦將安
出歟吳疆之役沙汭之役繼此累見豈其取辦於倉卒之間
歐民而用之歟越之報吳也凡四萬五千人而習流二千耳
越固澤國也而可以水戰屢乃及此若然吳越之民殆未必
盡習歟夫舟無定賦士無素習安在其為東南之長而類以
得志何哉漢於邊郡置車騎水處置樓船各有員數且算賦
漢所以治庫兵車馬者也水處以樓船易車騎其亦以等錢

克費歟否則未聞也案地理志廬江有樓船官今夫水處不
但廬江郡而已也它郡不置而廬江獨設官意者度縣官錢
治船艦於此歟博考諸傳則尋陽有船會稽有船博昌有船
桂陽零陵豫章皆有船夫廬江獨設官而他郡類有之豈其
非在官之船故無舸歟不出於官而調之民是亦所謂取辦
倉卒間耳亦得有員數耶謂無員數也傳有之曰因南方樓
船士二十餘萬人以擊南粵而淮南之書亦有所謂樓船卒
水居者斯其為有員數昭昭矣士有員數其船楫不以倉卒
辦也亦昭昭矣然則舟執從而具士何如而役可得而考歟
中興以來材官騎士既罷而三郡棹卒四部黃頭班班猶見
豈尚沿西京之舊歟江左六朝舟師甚設而制度缺略不若
梁史有公私船之稱大抵或官或民初無所定陳之末載防
戎船艦悉還都下江中至無一隻以此惟見誠無足云者至

唐制府兵於樓船未有處也然而荆襄控管兼統水陸鄂岳
出討大 步艦亦必有法矣而兵志無傳焉抑又何哉方今
江海要擊其備嚴矣聞者有卒然之警猶調民艦以佐王旅
漁賈無撥發之常州縣有之興之遽一時趣督往往條理未
彰或被其患伊欲以鄂渚之戍施之公江自荆遠揚許浦之
戍推之公海自吳達閩聯次比伍輯以軍政使之大小相維
遠近相及而稽之周漢然之楚越按之梁唐之間靡有成憲
且夫治船置卒多靡官錢胡能贍之一切科民則有不忍儻
曰國家暇時姑置勿講卒有檄發閩浙騷然尚循舊貫財成
要津而氣勢不通無益攻守宜安設施幸諸君察察陳之母
徒曰道德藩籬將安用此

問昔者大禹排淮決漢導三江定震澤而荆揚之患去方今
淮甸為國藩籬震澤近在股肱郡言水利宜無先焉蓋聞毗

陵吳興之間淪為沮洳者皆故壩井聚落也棄田積多征賦積減說者頗咎漕堤曰禹迹三江僅松江存耳自堤作而江不足以瀉潮繇是歲患滂溢宜決之便是說則然矣顧今行都北門堤居孔道芻糧銜艦可以坐集他如商旅之湊傳之速使聘之便捨此無由焉朝而亡堤數者夕告病矣如之何况松江堤以東放于海斥往往卉麻沃懋利刺彌衆卒然隳壞怨讟交作如之何往者范文正公欲疏諸浦以枕松江之流蘓文忠公欲立千橋以通漕堤之壅儻可行乎雖然當元公時曾未有堤也殆不可與今同論若曰千橋橋成堤潰則患在數年之後與在旦暮何異未見其可也或曰六朝都建鄴運道不由京口蓋自破崗潰入秦淮自淮入江而破崗之東下荆漢道今蕪湖二州間所謂下塘者可以徑度設若無堤漕將出此雖然曩時都建鄴唯便漕斯已耳今都臨安

匪直為漕慮也假令萬一有疆場之事長堤七八十里真所謂枕席上過師者廢陸而川是內自阻而他患且如故又如之何 堤陂堰不可勝計卒難備復其不可不復毋過數處泗口可以趨廣陵渦口可以向六合肥口可以下合肥古人於是因田以設險因農以置屯大抵安豐以東則有芍陂鹽城以西則有射陂其間斷流為阻則廬江有舒水龍舒有皖水巢有巢湖滁有滁水六合有瓦梁淮陰有白水塘皆用兵所運也欲阻地道要無易此頗聞今茲豪右之家名田一畝占地數頃阨塞類有主名矣胡從而得之強之而歸縣官耶必紛然其擾不忍強民則地勢不比民居不聯而可以屯田者未知有也或曰更以他地否則歸之直天冒地以要公上倖民之利也為國而利倖民矣以為政若但曰官治陂堰俾民自耕土曠人稀終為棄壤然則又如之何而可鄧艾之迹

杜預嚴以成功何故洙復以貽患夫豈皆不足為耶事有召禍法有起茲自昔病之矣淮浙之間而水利不興焉何以為國徒利之興一切不顧必有被其殃者願諸公切磋究之有司將擇其中焉至若江漢以南嶠塚以東凡見於馬遷之書班固之志桑欽之經何者所當修理科鎖條畫世所論著若白氏之記六井曾鞏之叙鏡湖單錡之論西浙何者所當依用併幸毋略

問仰惟本朝至仁宗盛大仁厚擬周成康而過漢文景也自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極人物之成具在其時是何其盛哉蓋歷年過於文景之相繼而事業何止淳樸無他而已彼好治之心不宏如賈誼董仲舒為諸侯傳為博士無事功可述也仁宗朝士由一介恢振斯文卓然配古者四方相望而不世之賢能大用顯承與夫彙征于時衆矣慶曆間屢出手詔開

天章閣銳然以天下事責成大臣然後諸公奉行佐助不為無大功者而韓公范公富公獨當建議又收用端增置諫臣中外議論相應如明樞察抑僥倖去冗食謹入官選將帥之類韓公所疏非一至范富二公俱條當世急務如取士安邊之要減任子革磨勘謹赦令厚農桑擇守宰易監司數事而范富二公有所條相類而所條畫不同者又欲參其所長大體三公所陳汲汲於進才能退不肖而去宿弊也浸以施行矣而醜正者去之他日所以委寄二府賜給筆札體貌不殊倉猝固或未足數而不同於諸生對策者其歸而條上亦有可言歟此其尤著者班班上下若近若疎所以為人才之盛皆可攷也夫事有本末有名實有九目而緩急細大係焉願以獨盛之日人物之盛所以有意太平或用或言者備陳之將以仰禪今日大有為之治毋易言也

問治亂廢興之故數千載間其既有聖賢之效者所不論矣
自餘豈無渺然長思放言而太息者要皆謂成康後無善治
周孔遠無正學其志往往磅礴宇內而求一世之盡從吾說
而不可得也然至今獨以孟氏為是其果然乎彼荀卿於制
作之原富強之效視帝王六經所論無一不周揚雄雖不如
荀之詳也如阮章斷翰所以諄諄於唐虞成周云者意亦獨
至自餘有師說家法者陳經制長策者俱非魏晉以下所可
及王通謂可以再造彝倫而悲末世之苟道韓愈推孟氏之
功不在禹下原道所言亦非他儒者能及之雖然愈則曰孟
氏之死不得其傳焉自是舉世同聲和之顧豈無人哉抑孟
氏之名已尊而人不敢異議也果有所見哉此不可因人而
言也本朝歐陽公之門學者方盛尤善論文學政事耻事物不
知泰山徂徠間則有行修經明學者所謂師表湖學胡公尤

篤治道其學者多有才効號為學術尤備放南周氏二程先
生關中張氏以道學倡天下論學在當時遺言至今日世亦
戶知之矣雖然成康周孔之後道術為天下裂治効泯然不
知由起之故所謂渺然長思放言太息數世不過幾人而論
議顧不復有如孔孟之一藉彼荒唐之鳴長短之說如昔日
之甚不知學者何所取為不之證以敵異端歟今而曰伊
維云也自周孔以采實獨賢歟其間作者多矣若魏敬口
是因人之言則非學者矣彼其曰治國平天下物有先後也
致知格物云也篤恭而天下平也無實可議無證可考夫作
王制議大事儻幽冥而不知漢儒且深病之是其所論尚未
周歟雖然彼其考古今精矣而顧多論大體何歟其有得於
古今之精所以守經遭變者可得聞歟若是與孔孟之傳無
一不相似也則委吾忌布四體以求聖王之與可也若不能

自信終身悠悠於一二之見則如昔之作者皆罪之書不云乎九川滌原四海會同願歷考作者相與輸中心而講之毋徒游言而已

問周官六典各有攸司而其間錯綜不齊若相輸而不相次何歟司馬兵官地官之屬皆介冑之士師田之役也今也司士掌群臣之版正朝儀之位而隸於司馬且夫掌群臣之版與介冑之士不可以同僚也正朝儀之位與師田之役不可以聯事也而周官顧合為一無乃非其倫乎豈以為折衝俎豆不過闕庭之上乎不然則必習於賓贊之儀而後可以治軍旅乎或者以為是秦火之後簡編雜揉然也儻以為簡編之雜揉而今制右選之士言事上闕殆有若周官之遺意則又未可以咎秦火矣其推原古今謬官分職之本詳著于篇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四

雜著

瑞安縣學上梁文

吾邑有學絲廢潛而來諸生置員於崇寧為盛久矣迨廢誰其嗣興弛百役以獨先彌三時而具舉有嚴函丈可以橫經於梁周廬可以肄業共惟聖考侈廟貌之前觀顯允賢侯輯儒先之善筭事闋風俗激動州閭斯抗脩梁爰申善頌

東吳會修門一葦通肇海源源流道德也應泮水日朝宗西峴首葱蔥雨露低更上觀潮試回首朝陽今有鳳凰樓南一曲清江與地參驚世文章曾不露橫塘居士府潭潭北閩粵群山來不極三峯之下可無人能以功名留翰墨上閭闔方今開蕩蕩少微正照斗牛墟此有隱淪誰與訪下七八十翁多在者自言生不識干戈長得見孫皆爾雅

伏願上梁之後辟書克棟多士填門相維鬼神無風雨漂搖之患燕及胤祚皆山河魁磊之英

到桂陽謁宣聖文

共惟夫子之言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怨笑乎某質薄氣狃誤有民社願事斯語以免於戾敢告

桂陽上元設醮青詞

迺者宸證非常連陰不解爰方假守何以召和會王曆之初頒雖修故事而天威之甚適實忱辭恭願哀矜一方嘉惠百穀事闋民命寧使臣霑僥倖之恩咎在臣躬毋令民被厄危之患

桂陽中秋設醮青詞

疾痛呼天輒自忘其僭越高明覆物終不忍於顛躋永惟返風滅火之祥何嘗虛谷應聲之速敢憑羽侶式謝鴻私恭願

不異塵凡有來盼蠻伶臣斗宵之器雖負民社而不勝念臣葵藿之誠蓋填溝壑而未已遂無它咎以迄終更

桂陽軍修城隍祝文

有屹崇墉爾神王之彼圯而闕宜崇補之築之闐闐尚呵護之允也有成維皇其嘉典之

桂陽軍禱雨文

某假守於此大懼涼薄不足以

事迺者烈風荐作嘉澤弗周粟未且樵悴夫為吏之

日短神與民相依之日長奈何以吏之不德而為斯民病也

敬申前請敢告終惠

謝龍山渡僕明應文

維侯所宅桂陽之望風雨不時於是焉禱其諸右之所謂境內名山川歟茲者嘉澤弗周烈風荐作菽粟幾空未且就稿

固宰物者所以請吏而侯亦豈遂忘此土也遣官乞靈齋宿以俟侯不賢過而辱需施之某雖無以愈人猶足以伐石讓詞昭示後來永永無息

周子名說

周子請名余命之曰仍之蓋取古仍孫之義周氏之門父子孫九三世傳曰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稱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夫欲為士大夫者必世其家者也三姓之舊於今為廢畢萬匹夫也而大有後於晉固是在懋不懋而已故室懋長

朱子名說

吾友朱同之之子名植字直卿 名字所從來曰祖父所命也欲易其字為直方而植 因書以遺之使持白祖父視如何也

謝居士贊

貧而好施隱而好客終身縲居而義不廢嗣息豈其所謂非儒非墨而自適其適者耶

自贊

以學多病以貧數窮伏我歲晏亦二者之功 歸寥寥太空儼不離人即為良農

桂陽軍告諭百姓榜文

照會當取到任欲得民間通曉法意檢坐到見行條法如右 父子律子孫違犯教令供養有關者徒二年

勅子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關情重者隣州兇惡者千里並編管

勅諸生子孫而棄之者徒二年殺者徒三年收生人共犯雖為從殺者與同罪棄者徒二年半並許人告若地

分及隣保知而下告殺者徒一年棄者減一等

夫婦律諸妻無七出及義絕之狀而出之者徒一年半雖

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去之者杖一百追還若犯惡疾及

姦者不用此律

房族律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

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部曲奴婢為主隱

皆勿論即漏露其事及謫語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

相隱減九人三等若犯謀叛以上者不用此律

律諸告周親尊長外祖父母夫之祖父母雖得實徒其告

重者減所告罪一等即誣告重者如所誣罪三等告大

功等長各減一等小功總麻減二等誣告重者各加所

誣罪一等即非相容隱被告者論如律其相侵犯自理

訴者聽

隣里

勅諸訐告之罪若於法不應告之人雖係廂者隣保亦

不得告

勅諸事不干已輒告論者杖一百其所告之事各不得

受理

律諸隣里被強盜及殺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聞而不

救助者減一等力勢不能赴救者連告附近官司若不

告者亦以不救助論其官司不即救助者徒一年竊盜

者各減二等

窩藏櫃頭誘略

勅知人犯罪而藏匿過致資給令得隱避者不須重發

被追藏依匿罪人法其知情停止人犯徒以上罪者准

此

律知情藏匿罪人若過致資給令得隱避者各減罪人罪一等

律諸博戲賭財物者各杖一百舉賭為賭贖重者各依已分唯盜論論賭者附錄已其停止主人及力若和合者各如之

勅諸開櫃坊停止賭博財物者隣州編管於出軍營內停止者配本城並許人告廂者巡察者營宿提舉人失

覺察者杖八十

律諸畧人略賣人以鞫為鞫計贓以為奴婢者絞為部曲

者流三千里為妻妾子孫者徒三年鞫而鞫鞫和誘者各減一等

勅諸畧若和誘人因而取財及應賣或得財者計入己之贓在人不待仗強盜論一貫皆配千

里婦人五百里編管因而姦者依強姦法和誘者以不持仗竊盜論五貫配五百里婦人隣州編管其知情引領牙保若藏匿被畧誘者各依藏匿犯人法

右仰汝等百姓各詳立法之意欲汝慈孝父子有恩故有供養有缺及違法教令及不舉子之法欲汝安錯夫婦相保故有七出三不去之法欲汝和協宗族如一故有相容隱不相告之法欲汝交通隣里無爭故有不得告許及相救助之法欲汝守己不務貪婪但利其家却為眾害故有停藏開櫃誘畧之法迺至闔閭姦盜每事有條意在禁汝為非勸汝為善當取今節取數項係父子夫婦房族隣里要切事理明以教諭汝等皆有良心其俗質朴比之諸處公事最稀若更遵從不致違戾雖有官府刑何所施更冀得力之家津遣子弟從師就學與起門戶其餘勤謹農桑愛惜錢穀祭享翁祖看守

墳墓如此則骨肉相勸里巷無怨和氣所積天道不差風雨必調五穀必熟可使此邦永為樂土至如徭人實同省地又來往還何分彼此設若軍縣催科或公人下鄉恐辦保社復相追擾或覽寄等家境收過多或代納上戶利息太重之類凡有枉塞並仰披陳當於當賦自有過差諸縣不能体恤黨以看望未欲與詞但希書簡相投或因寄居學取過聽見諭朕幾通知從汝之便

桂陽軍告諭納稅榜文

照對軍縣每年起發省部總領諸司錢糧并支給官兵錢糧貫萬浩瀚別無課入全藉稅戶夏秋銀錢分擘應副當取到任據平陽縣丞狀申驅磨見得自淳熙十一年秋至十四年夏六料銀錢欠數不少除十一年已准赦文自第五等已下除放外餘四等以上并十一年夏至十四年夏三料理合

拘催切慮稅戶不易難以一併了納當朕今同眾官計度將十一年四等以上戶共欠一千二百八兩有零并十二年夏十二年秋共欠一千五百七十四兩有零共欠三料未納之數時暫住催自十三年夏料為始催理又慮稅戶日前已將錢米交托與攬子店戶等人却被兜收人已致作名下掛欠已行下知丞分鄉具出長名帖子付逐都保正戶長仰各巡問甲甲內入戶如委曾交納託與人見有干照即仰保正類聚姓名保明申縣切待於交攬人名下追理自餘委係本戶即仰趁時赴軍輸納今立寬限十三年夏秋二料限二月終十四年夏料限三月終更不准前遣官差人下鄉搔擾乃已約束受納等處每銀一兩減五文足插子錢減三文足役錢一百文足收會錢八十三文足每一貫減五文足插子錢減三文足苗米官田賤田米每石減十二文足每石倉用米減

十五升攬子米減五升和粟米每石減七文足每石倉用米減十三升攬子米減五升省義倉米每鈔減五文足每石倉用錢減十三文足倉用米減二十二升省攬子減五升省銀目一錢以上米自一斗以上准此曉示去訖候至限滿見得錢物次第若是正稅自足丁辦一年支遣當議再將本縣又例無名科歛並行蠲減以便人戶若致限滿拖延不肯了納仰本縣將欠數多人申軍點追別有行遣

桂陽軍勸農文

照對守令勸農國有常典循習之久但為空文當職以里巷通曉之言勸諭汝等開具下項

一閩浙之土最是瘠薄必有鋤耙數番加以糞旣方為良田此間不待施糞鋤耙亦希所種禾麥自然秀茂則知其土

膏腴勝如閩浙然閩浙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此間所收却無此數當是人力不到子課遂減奉勸自今更加勤勉勿為惰農坐視豐歉

一門房隣里切須和睦莫與爭訟舉至田隣各據求業火下牛畜迭相借助少有言氣且務休和才到訟庭便妨日子况復般累倍有勞費假如有田十畝歲收不過十石供輸之外贍贖難宜因訟耗財自取狼狽一了納租稅務存及時今來受納倉場並是當日給鈔銷簿如有農家或將銀米憑托攬子鋪戶等人須是便取去赤鈔為憑不可信受手會白關之類所慮攬鋪兇收過已致作掛欠正當農務忽被追呼

一陂塘水利宜從古來上流下接公共分使若甲家占吝害及乙丙群聚爭奪甚者到官期集隣保追違

佐動經旬月方得事明本欲獨得便宜却被兩相妨礙

生借種糧會者不免先須量力莫據眼前借貸太多債還不易及至空窮却謀昏賴所是富家亦合量本收息除豁積欠難以逆年登帶恣為貪婪若會者昏賴不還富者貪婪已甚日致與訟罪有所歸即非主客相資隣里相保之道

一此間典買產業或瞞昧卑幼或不儘問親隣或因抱種交業不時或因白與投印違限之類緣此無賴等輩執占爭論先自蒔種徑行收採比至到官惟憑契約往往得產之家雖用見錢反以違法失理遭罪請自今遇有交易子細審度凡涉前項數端之類幸勿向前以貽後患

一此間多有無藉之人告人絕產及至到官或有恩養子孫承代或有吐退近親遺囑其初官司未知來由須至行違甚者抄估比至給還動經年歲以此失業深屬可憐除已行下諸縣自今如有的是絕戶即仰都保連名結罪保明具申方與受理自餘勿干涉入妄有告訴重行科斷

一諸縣夫並除是般蠶網運錢米雖當忙月亦或不免其餘雜役宜且暫停如官司差使重疊或無輪次若樂不均及承行等人取乞撻擾迺至應干賦役有妨農蚕使汝失所並仰陳訴

右仰汝等亟相勸諭務在遵從庶克有年毋今後悔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四

此處為書中內容，因字跡模糊，難以辨認。可見其為一頁完整的文字。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五

祭文

祭先居士林喬年

齊魯兩生視漢功臣為貴列國之千乘不如洙泗之一言世
固有公論也公名不至仕版而凜凜鄉評不在諸賢大夫下
夫豈求之嗚呼士之聞見公者亦可以興矣功名一特典刑
千古形器雖亡道德如故我等親舊今來哭公三年之喪於
此觀禮自今余鄉起孝起敬其誰作之瞻言耆老潛然淚零
何啻此夕

祭王修事

吾鄉自昔諸儒有作剛毅敦龐是以為俗中更權臣撥排其
尤喬木云凋何草不秋誰其佶之惟公嗣興屹立堂堂萬夫
典刑梅溪之原蕭臺之下公車不駕市無翔價藹其之下梅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五

溪之原公休于廬巷無遠言公行未久公歸白首邦人父老
欲執之手天子起之愛莫止之羽翼四海匪我敢私忽焉此
腸涕泗如水百爾有恨不如我同里

祭為祭酒

嗚呼欲從先生游十年于茲蓋亦數相遭卒幸相親也而受
教不少延何哉天耶人耶前年寓會稽會先生為部使者有
來言先生將就顛汝某愧焉尋如毗陵弗敢見明年東
還先生適長太學是秋將攷試增置生員又以嫌弗敢見既
幸備數諸生先生聲望高望某來也此至相待如賓交甚者
從二子辱臨拜又命史持立無荅拜為是懼也又逾月弗敢
告而去嗚呼誰謂先生歟而遽止此也夫為謂遽止此也其
寓會稽必無以愧自遣也其還毗陵必無以嫌自拘也况為
諸生宜旦夕左右侍而又何忍以過相待一頃舍去夫以位

望之殊也法守之察也世俗之莫已諒也顧小而失大其亦
謂之人耶雖然自知求師友所得於天下纔數人耳去年哭
劉莆田今年哭祭酒彼壽考者何限胡為於我師友頻歲而
忽焉亡耶且賢者縱不得大用獨不可留限遺吾黨耶且某
也固無多求於世無乃亦不獲成就其私志考德而問業耶
今天沈相與類有莘不至缺絕也是謂天耶非耶嗚呼一忤
權臣白首瘴鄉公論既開時謂宜何位不過死無歸居
豈惟門人有淚如雨

祭張南軒

吁嗟先生惟以正終如何嘆嗟四海所同欲知先生當觀之
公軍旅有言魏公之子惠我律我魏公是伯如其即我誓與
偕死學士有言瞻彼洛師昔在文獻往往關遺曰惟南軒尚
其嗣之朝廷有言豈無他人吏道趨變經生泥陳必若欽夫

可以致君去欲其歸病欲其愈及此蓋棺萬事永已亦有怨莫或瑕毀嗚呼先生位曾不隆曾不卑卑與人為道抑不立異收聲于躬維學高明維行粹夷維其待物一不以疑匪即求之人實秉彝君子在世勿問勿處譬彼川嶽無與雲雨三農賴之以藝稷黍矧惟世臣喬木勿伐矧惟儒術不墜一髮生能幾何而堪契闊性歲玉山前年林陵二公云亡今我涕零又哭先生我懷實并念昔從遊為日則淺辱誨辱愛辱待甚遠自我不見常懼有覩有來湖嶺必惠問我對之翰墨如在右左蒙是曷稱罔敢違躡家有藏書固有太史雖微功業先生不死我心哀傷蓋不以此

祭薛常州先生

我昔自喜壁立倚天見兄毒潭忽若墜洲毒潭謂何其要日損自易魯論餘勿挂眼明年會稽我圖西征匪適會稽從兄

毗陵毗陵何有聚書千卷曰此百氏各有攸見維古相授待豪傑然我辱過施如何克傳約我博我有源有涉譬彼草木自根徂葉匪我無師亦既多友繫兄不逢歲月空久我無所願沒生為役于尤居游無以南北瀾湖之上其樂未央為兄食貧去之他鄉兄使淮壘我客都邑繫名春官驅馳靡及雪川之招豈不欲往有婦方娠瑣瑣羈鞅會兄來歸我棲旁舍當暑之祥相期秋夜我嗟我命為此契闊矧今為虐復我中奪魚亦有依鳥亦有群我實何罪恃無其人顧瞻四方羣公日狙劉不在閩芮不在吳我居數人廼眷相顧幸踰其分罪此之故凡今海內知兄如林我雖庸陋特知之深我觀六藝師自為的書不見詩春秋無易我觀諸子其說並駕佛老見奇申韓每下我亦觀人鮮不異並有遺事彼有喪已自兄作興廓之大同以斷群疑匠師涖工人之見之于何不一可以右

左衡從伸屈我窺度之惟心之平豈惟不虧抑靡所增天不生賢生輒不試歎無全材雖全曷謂彼尺寸材功在夏屋而棄不顧徒為喬木凡今之人為此隕涕我獨私憂皇恤當世艱道遠而使我獨有書未完有徒未淑誅之以詩哀哉已而莫知我悲謂我胡為

祭林安之

余游觀天下博交當世之士以自治蓋各有長矣矜是潔修者或亡涉事之具雖通雋達者則放手繩墨之外而不可羈牽心而趨約者發矢又自六經百代闊略而廢遺嗚呼安之余徧閱而僅有焉引而寘之諸老先生之門亦不數數焉見之忽今亡矣余將莫望而誰期余游具區還會稽棲蓬台鴈諸山之間人迹幾絕安之往往先至而後歸金華之行積雪埋嶺安之之疾侵矣而猶不我遺夫十年崎嶇不便于家

不利于有司不皇寧于其躬而無怠無悔是果何求者歟此意寂寥非篤學深思者未易與知也今年未四十多病而早哀自哭薛常州而百念弛矣獨將求古人之書日與吾徒講玩以卒歲而安之且死則吾志焉往而可為世有公論於安之自不泯沒而非哭之慟則不足以塞予悲也

祭諸葛夢叟

嗚呼夢叟死生安計昔歲薛殂今茲君逝朋友相期扶持絕學慨此存者晨星夏釋君之學問不為運庭曰意苟誠萬物受命固嘗講論茲道闕大尺矩寸繩其施或隘君曰余聞力行以克力之所至日月未窮閉戶十年讀易求志朋友謂君不仕無義授官長樂勉君載塗曾未及暮上下交孚少出所藏已有端緒遂昌熾之豈不大肆衆目焚絲萬命流膏天意何如遽奪人豪維昔子厚託韓以死君歿見貽琅琅及此微

君之屬於義猶然我力可及敢不後先酒醴在壺脯醢列几酌古陳奠永承君意

學宮同祭王司業

公於載籍博覽強識上自班左旁洽百氏然不為空言而已試之一二其於詞藻清潤豐媚而亦無斷章半簡刻畫名家之意至於心度純明發為樂易望之簡如即不忍去情親語狎間以諧戲俄而肅斂訖事以治蓋庶幾德人之容非尚同者之能暨若夫流離虜國其年方穉南望君親生以為媿問關萬里卒伸大誼是又壯夫節士堅忍僅克而得之天與匪詔匪諭嗚呼諫垣數月摠纒則未十年外服帝獨簡記晚歸周行善人有比兩學是師用有次第士論方屬乃街不施某某等於官為僚有嚴位置公忘等衰寒儕類絕去繩軌惠風和氣胡然山立而忽淵墜靡人不懷我獨切至寓哀斯文百紙

莫既

祭張簡之

余讀梁閣公文人之誄蓋聞兄之能服勞處約有孝敬之遺風矣晚見其行事自叔父一研一席蠹書敗簡泚掃屢歲且不懈施及米鹽講若疇昔余既謂是誄也信而於是重有感也蓋余為婿恨不及梁閣公無恙然猶及兄拊諸弟奉仲母以團居也悅仰之間事變不齊西東其廬几筵相望弟哀于經室自為孤嗚呼此余所以重有感也余辱歸妹最知最厚於兄卒葬屬在疾苦敝不憑棺寔不拊穴所以述其平生而銘諸幽者亦不得掛名焉廼今彌年克具觴豆叙德寤哀因以自鑄魂倘可招其在斯文

祭鄭自明

嗚呼哀哉自明余與君游久知君之重其死也自為諸生固

口士以一死何卿不可及其居朝抗直自喜每一進見以所聞於賓客廝役某小人某小人之說察察為上言之無諱人數以為甚危而君益奮然雖萬死無恨然而閱其私蓋衛生甚謹也嘗訪君愛亭之上當暑命酒余食瓜果而君禁之勿多食他日過余羹茵以饋君曰疇昔聞有以茹此死者至今不近也啜茗飲水靡不博問恐以疾傷其母嗚呼君誠重其死而將有以處此矣迺今死奇禍何哉余既甚悲而莫推其故且懼知君之不詳者亦為惑也天嗇其年人害其名嗚呼哀哉自明余故為斯文以哭君也

祭劉端木

嗚呼端木而止於此歟謂其容貌不澤齒髮衰變而無壽徵歟謂其疾聲遽色大喜怒以干和歟抑謂其強心於事而敝敝其生歟而端木感無焉然而止此將安咎也嗚呼端木其心將

以仁其三族其學將以著見當世而庶幾於古人其儀抑抑其言恂恂至於居為畏友出為排士而取予之際能不以不義加乎其身於今之世吾見亦寡矣豈古所謂直諫之益未訥而近於仁者耶晚得一官無損於貧母老子穉旁無強親蓋擇地而蹈報効如此此某等所以哀籲之天莫知所云也

祭鄭龍圖

嗚呼道之不明亦既千載宋興用儒涵育數世故經術盛於伊洛而王化行乎元祐之際秦漢而下庶幾三代于何文獻奄忽淪替中興斥扶欲起復躡晚生小子散無紀繫惟公及從渡江諸老尚有典刑之學不墮紹興季年靡然流俗之弊本之躬行加之講肄克養和平議論方大析義利於秋毫兼博約而獨詣蓋伊洛源流與元祐之規摹於是乎在苦節至於長貧靜退見於初筮揚名二紀之久致位九卿之二既物論

之惟先殆天意之將契我觀人物可為流涕瞻前靡及顧後
孰繼公於此時譬之東方未白明星晰晰續飄零之餘緒道
條欵之亨會方有識之自寬俄覆出於意外嗚呼哀哉痛在
吾黨事關海內矧余從游辱誘以誨舍曰諸生視之流輩至
於非望之期不言之愛儻手援其有益雖身危而不悔嗟今
已矣逝將安賴祭具般而輒止文把筆而屢廢以遲遲之不
忍尚發明而有待竟余懷之弗究耶一哀於此酌

祭呂大著

嗚呼理固難言事堪永嘆尚斯文其未熄儻千載而一旦自
夫孔門之徒盡經術闕焉遷而下史法亂微言卒墮於佛老
多識不離乎箋傳惟公紹絕學之遺統緬潛心於一貫立六
藝之要津涉九流而弗畔既超乘於先得亦加鞭於後倦可
謂明古人之大體而能通當世之變汎觀人物粵自秦漢勲

臣擅其器略儒雅隆於詞翰通人馬草草法士焉斷斷以余
觀公與夫專善偏長之士豈可同日而論哉若乃推本皇家
講明文獻以為 藝祖造邦上規周室而 仁皇繼體之際
庶幾於羞道管屢痛小雅之末復先群疑而獨辨推公之志
歐富韓范緝熙寧之墜緒振元祐之餘筭又將會同錯綜招
携集散回萬牛於絕韜手六轡以徐按合當代之玉石出中
原於壘炭蓋自渡江諸老皆有遺恨者也嗚呼憶學者之初
識恠伏燭之方煽及俯仰之晚別幸後會之猶健相此意之
攸屬若一體而中判年偶同而智進名近伯而實遠濫騏驎
之先祖望孤征於歎沒參移兮斗沒長夜兮漫漫取余懷其
何誣詎之人而有恨望新阡而長號異精爽之一盼

祭朱處士

嗟乎學問散於殊塗而尚德之風鮮選舉出於一科而遺賢

之恨多幸清議之在下而吉人猶有自修於其家維公行誼
可以堪宗端之蹤跡襟度可以受師友之切磋位卑而樂施予
齒老而工編摩自三尺之童侍之若輩行而於一鄉之衆未
嘗有所誰何以余百念之俱冷而聞公之訃至於屢嘆而長
嗟文以悼之我辭本訛非士無誄刻之山阿

祭章端史

吁嗟端史今孰不如問其位年弟逮彼愚吁嗟端史相爾志
慕蓋達將與當代諸賢在文墨議論之選而窮亦庶幾可祭
於社識曰君子之墓中闕無相寄祭于旁盜騎屋山田園半
荒土而至此可以悔矣而猶朋所不以四方誰為夏屋能置
松柏于何雪霜不持盈凡安陽之南豈無士友胡獨端史哭
者十九或歛之床或沐之棺百爾無恨何必爾後余二十年
交滿天下自春徂秋三泣大雅涕曾未收復真斯學情可無

文其尚恐焉

祭張忠甫夫人

鄭子將官由拳維夫人之子贈言卒篇曰予家耄弗暇顧官
我感夫人為之涕漣少學旁舍動經歲年今我求母而為隴
阡若彼有母亦惟故牽東西居游各天一邊借云懷依無能
粥膾亦有將母朝夕鮮老與穉等于家之便百爾好羞不
如式還曾是無憾惟夫人也全固也有子而誰俾然相他人
無類以利言微祿微爵至莫子憐矧夫人子豈時舍旃再縻
之祠蓋云港港有如夫人願其翥軒豈敢自必乃林乃園凡
此克孝厥安以專匪子之為美夫人之賢惟賢實希近在予
媿聯嗚呼云亡見不自先

祭孫忱卿

嗚呼忱卿而死於逆旅歟謂其藉祿以為養歟則田園室廬

於吾鄉可以甲乙數也為好馳聘倦游而至是歟則疇昔端居簡出雖隣不覩也抑為以資以世以場屋得官而執使然歟則舉不出此也夫士散而之四方略不過是數者而上焉者則名在當世欲退藏而無繇也悅鄉可以免此而卒以逆旅歛嗚呼是不謂之命耶雖然有鄉黨為之辦護有婦族為之受吊者先事之三日壯子適至而帥相聞之歸其鎮之逋俸為錢三十萬而凡事無缺以悅鄉之得此又可以見天之報善人矣薄奠告哀文以慰之

祭妻母趙夫人

有言城南張氏稱首架閣之配草堂之婦曰惟夫人相其孝反有言安固賢惟趙氏辟雍之孫郡丞之子曰惟夫人是習是侶傳良鄙人辱交忠甫是於架閣則其叔父爰及婚媾夫入季女我觀季女以我貧困且且謀食歸田是遜匪教之素

誰與無悶相彼從夫及聞外之議相彼愛子惟區區是遺靖惟夫人厥婦之懿自我來壻不見前作夫人猶存可以觀略今其亡矣將安儀度我是以哭之斯文而誦夫人之賢尚來者之知昨

祭孫諫卿

吁嗟諫卿無年謂何彼日牋生白髮醉歌亦有苦心利析秋毫孰如簡靜曾靡殫勞亦有崎嶇暴衣露冠胡然深居而祇自殘薙草彌原櫃玉易毀謂天昭昭菴不可理我生空匱多朋為富比年不圖交吊繼計匪我私哀善類之憂息子是懲好予是尤吁嗟諫卿稚婦弱子歿與兄訣一語一止豈無胡有終也瞑惑世有權衡誰為喪得吁嗟諫卿蓋事蓋棺誰俾吾黨聲為爾吞

祭張忠甫

吁嗟忠父誰無死生短長幾何胡足重輕崇牙大齋百年之
榮孰與身後誦其字名君行之脩君學既成方其獨行群聽
以驚有譁咲譏不悔不傾卒底于信家人父兄既信而從邦
人友朋有官問政有故問銘緩急之請是非之評隱然衡門
重於公卿自昔蓋推萬事愈明無祿何哀不朽有憑我媿則
多事遠其情君臨人喪治其衾衣或設之祭稽經考儀割絕
肺肝放像俎彛其為銘文刻切恠奇葬視其穿風雨必時今
我喪君哭不及尸曾莫得詳何以歛之祭以今羞雞酒瘠瀉
銘又弗能撰德慰悲葬也屬疾護棺以兒遭時之偷交道日
衰我不能悼又以自規唯是子凡昔在寢闈受君託言永天
弗隳吁嗟忠父其尚肯來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五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六

祭文

祭沈叔阜

嗚呼以先大夫之於子屬望也以壽母之恃子以亡恙也以
伯仲與子相和唱也以朋友交游謂子足嘉尚也然不待中
年而夭矣豈惟家人蓋鄉黨隣里同心悲愴也嗚呼萬事如
意豈必永年有一弗爾禍不待旋來者可追往者已然我不
能規文以自鑄

族祭八一叔

惟靈厚重之德溫恭之度語無厲聲動無疾步蓋嘗深居靜
坐玩意繡素娛翰墨以未日時杖藜而觀圃雖比鄰聚訟輒
跡旁午而澹然不顧至於里有恙苦族有喪故曾不渝於風
雨必躬問而身助若廼內將順於慈母外服勞於諸父弥歷

年如一日及二毛而猶暮者旁洽於弟姪一色笑而匪怒然其胸中昭然自有繩尺臧否不言莫可欺以智數者矣嗚呼文足以決科而老於布衣實足以長世而不昌於槐祚以歲寒之喬木亦半夜而踰露窺人事其何闕養蒼蒼之難訴觀其前十日而戒容却私昵以密布紉兒曹之奚禪曰阿牙其可付余聞繼宗之子經禮攸者豈聖賢謂之弗祥徒世俗以高諱苟牙也足以汛掃門戶典護墳墓渺一芥其何當將九原焉如赴偉顧言之勇甚又古人無以遠過者也惟是枝葉凋零歲月遲暮之一老之導前嗟衆釋之失措此某等所以羅掘下而長勵想俄刑以摧什

祭張國紀

嗟呼國紀吾欲誦子之美兮累百紙而莫殫吾欲哀爾夫兮淚懸河而何乾招子之魂兮冥冥其安逝托子之孥兮交貧

而力不逮蓋自故老之傳書籍具在疾驅者遠短軸不折者厚載高明兮鬼瞰其屋愁苦兮弗當與害曼膚兮昂食銳頭兒兮無蓋仁三族兮報之豐自營焉不延厥世以余謂聞方籍甚於目睹兮每背至國紀而一不酬兮余誰問兮危昧豈天若不謀或邂逅兮聖賢以為定計匹夫兮細故將善十男兮九悔徒長言兮何尤聊一觴兮以酬

代兄祭林承事

維公幼躬植門自約而羸爰始為儒彼之家聲聞閭無漸鄉間有稱昔者婦黨缺無佻承克立之後紀事有憑昔者族黨伯季凋零輯其孤嫠以迄厥成夫人於此苟或一能則為善士况是合并奈何無年雖天冥冥嗚呼方女既筭實繁問名公為相攸莫如書生我時解居少公數齡迺以我歸嘉我弟兄待不以婿而如輩朋自其室事來諮來評有不釋然輒以

我平頃我屬疾中寒善讀公亟問拊時不寧及公昇鑿省之郡城謝言再三勿揚夜燈誰無舅甥所感此情雅有室廬可以止興新有子婦可以使令奈何無年胡不涕零矧辱深厚此酒恐傾

祭鄭龍圖母夫人

觀歎者於蘇觀河者於淡猶歎夫人克生二子夫以龍圖經明行脩名重天下南渡以來張呂之比而景元紫庶忠信邁往而絕出又為當世雋傑之士譬之天球琬琰和弓垂矢聚然房中重英襲美幾所謂維其有之是以借之者矣至於龍圖稍稍宦達位逮九卿夫人固為之歡而亦不以景元之負志流落不達為耻龍圖怡聲下氣坐不垂堂夫人取焉而亦不謂景元單車暮夜赴人之急難為非是則其高懷遠度兼識二子之才往往摠攬人物者或有恨於此也嗚呼夫人之

哀自喪伯氏仲懼此任誓不以仕藥物之良飲膳之旨儻可一笑不遠千里今此壽終孫曹指棺柳衣余聞者興起永惟人生及此有幾然景元猶哀悃憤惠自謂遺憾蓋不但以遲莫困窮力有所止也其等蚤游門墻欽誦儀軌以受社之既多而哭少於餘菑且歲篇之四周九真等之三跪宜盛德者不然將未傷其曷已况有感於百懷曾莫殫於一紙

祭梁丞相

麟鳳不擊帝王瑞之木德為春萬物善時維皇龍潛公為舉首天授之相有司之手維皇至聖維天之仁維相休休嘉靖此民澤震欲晴山農欲雨公在相位高視下恭彼有言戰此有言守公在相位兵不挂口人亦有言誰怨誰德公曰賞刑具在三尺人亦有言匪同斯異公何適莫靡立一意乾道經略淳熙無為從容其間不競不隨上之咎言下之觥望弗及

其身人自得喪公疾未劇公歸已決帝曰如何咨爾同列至
于領祠至于賜第宿留經唯愈好勿替我觀自昔蕭曹周召
經史云云如公特少方壽命禹宜師宜保薄海有恨公不壽
考公不壽者薄海恨之矧如傅良辱愛辱知屬官窮楚運歲
之縲爰及祥琴文始克就太常有詠太史有傳迺如斯文聊
以哭奠

祭劉子澄

惟靈學不事於章句仕從容於祿辭積之身以力久試在邦
其大略我特立而衆同曰好名而寡作若夫躬企慕於前修
圖報稱於隱約豈與世以多違懷良朋而獨樂執遺統以觀
心使此風之不作以余交之最晚知君意之匪薄方前猛之
切磋收後尤於戲譴何手墨之未乾而遽遺於今昨儻絮酒
之可漬將陳根而亦哭

祭孫訓直

元祐故家封殖百年百年舊聞嘗失其傳疑將孰問孰備次
詮如公幾人庶幾像賢然而位不過外郎而僅止中書是不
謂之天耶累舉不第屈于賞延嶠嶠州縣曾諱自言晚以民
庸著之淮壘積有令聞爰始緝銓向使第公之文少而騰騰
則于史觀則于詞垣何爽非宜而躡東前則天之靈公非適
今日然也嗟乎魏公之功曷曷所錫比及三世中更百遭延
先大夫義不附權天下究之臨汀之遷公論既明忽諸九原
凡是天理莽不可言某幸茲為察情相後先即之譚聽聽之便
便一日不見而我棄捐寓衣斯文三致意焉而哀不勝有淚
如泉

祭張孟卓

我識諸張餘三十年仰止端明恨不執鞭架閣勇為而廷出

忠甫肥遯而孤鶩雅夫寬夫接于吳疆亦有嫺姪聲華滿前
我來雙清詩書之淵五阜妙齡玉潔蘭娟前規後躋足不及
屢既而諸老淪亡松凋蔓延於赫家聲寢以弗綿孟早未粟
近將誰從吾學未就于何食眠習為文詞短章鉅篇駸不可
羈閨略注箋及試場屋句磨字研務入繩尺以取衆構屢嘗
弗就愈強益堅妻啼兒號語方諱錢必以青衫侍親九泉晚
吾世科至於潛然而其料事察於著龜憂時過於紹蟻每一
發憤于酒是便竟成沉疴殆若自指嗚呼孟阜工於成家而
拙於謀身有恨於貽後而無忝於奉先求之昔人亦足謂賢
我妻厥姊見推師傳忠何疵之弗告愛何善之弗宣病革之
書筆墨倒顛屬予以婿抑何惓惓會余東歸哭此殯寔莫參
爾悲為之天言謂余不信有如大川

祭令人張氏

嗟余與子於窮相遭以子潔清濟余之豪何以賜客取之余
袍殆將魚旬蓬首不膏矧余力學往往獨且每興視夜青燈
在案於焉勞苦於焉咨嘆而余飢渴則自泔費凡我族居以
私為公凡我嗣息以異為同亦既替名胡謗是業亦既懸仕
奚歸匆匆雖則信已豈余所獨亦豈無人共此心曲知余難
深愛敬之篤子嘗有言會我無復嗚呼子病之久余靡巧愛
顧笑謂余日月有待疇昔之勞雲鸞下逮夫豈凡骨而及斯
賚余亦宵夢殊疑祕嚴有二黃冠縞衣擔擔未子食器與子
鏡奩而遂棄余曾日不淹嗚呼以子生平死且有守奈何長
情失此益友強欲迷子悲掣之肘尚圖能言託子不朽

祭林懿仲

我老哭子云胡不哀豈以斯今微子之才有才如子學以自
培少却寘之辟雍蓬萊而年不逮公論之開是懸於天我哀

何哉我懷古人風凋誼零匪無群居謂為友朋亦既樂推
而譏評亦既洽比俄而背憎誰其廿年寫師一經九日同
門視猶弟兄毀譽合離非移非傾譬彼松柏可以永齡則知
我衣豈徒私情嗚呼喪歸自淮潛焉曷勝屬我悼內附棺未
曾今辭酌之尚其歆聽有盡之觴無窮之名

祭瑞安宰留公祠

吾邑之難聞于浙閩有縣一區洞無門限籍入誰家何呀就
詢邦賦有常夫豈不仁今日敲朴吏加斧斤役無完家帑無
見絡累歲于茲交相為貧間有惠令不怒以嘯譬彼沸鼎而
怒益薪匪憂則慚以及其身自我公弼飭壞為新一術不施
笑言津津役戶晏開吏袍前陳州家曰能使家曰動且以其
暇豆觴佐賓縣門之樓北為荆榛忽焉山立曾目不暇以此
長材與意之真豈徒百里可以長民輯睦怨慝整齊紛纒真

君其間亦志可伸遽止斯耶天何昊昊自君屬疾愁聚為群
識者于鑿昧者于神冀其壽祺以勸後人聞之不起萬里帶
中我忝同登晚交益親况此酌別不知所云峴山之石歸然
嶙峋尚刻遺愛庶幾不泯

祭潘省之

嗟乎惟靈以家學之未顯擬魏科以娛親以里仁之未博求
三益以淑身惠分人而清約嚴律已而殷勤若夫歸愛女於
心許擇冢婦於素貧資壯士以趨急避旁枝而圖新皆在昔
之所難得一節而過人迺具美而弗矜矜爰好修而益振自發
軼於州佐亦影纓於京塵有衆允之嘘拂無一疵之緇磷雖
混迹於堯虛遂揚名於縉紳及兩鬢之已華領壯縣而獨欣
棄訟鋸而弗設惟經師之是遵參累政之短長從百里之笑
嘖酌民言而徑行或黃堂之未聞有負租而弗問奚加賦之

敢云積崇陰之効勞忘相內之欠伸俄遺恨於借老遽傷和而損神嗟乎志如公之濶遠行如公之真淳儻少假之歲年將策足於要津蓋庶幾於有德輯群駁以為純忽兩觀之旅歸徒夾道而酸辛某嘗同升於仕版又冷比於昏鄰方欽遲於晚休尚幸陪於後塵隔古今於一觴故不知涕泗之沾吾中也

祭潘叟弟母夫人

嗚呼悲夫季路之母及於負米而不得與其子共祿於三釜孟子之母及於衣衾棺槨之美而不得與其夫偕老於五鼎自古賢者固多遺恨吾於吾孀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一觴之奠永隔千古嗚呼悲夫

祭沈次卿

吾每過吾邑必款二沈之門以資舊聞訪遺跡也元誠云亡

官無謙咨之助士無切嗟之益幸公無恙尚有典則言可記注行可蹤跡而止中壽誰不沾臆嗚呼十八丈之賢蓋庶幾徐孺子元魯山焉而世無孝廉之科竟淪謝于幽仄相彼後進卑馬赫奕素布三葉令人太息始余過邑多見往昔游有觀潮說有古稻追隨諸公好我顏色自公獨存我亦皓白恨不鄰巷相與朝夕日治草具屈為上客我懷則多豈以飲食曾謂背面存亡之隔文以哭之未敘潛德匪無強宗為刻拳石

祭豐山陳國器

嗚呼自音格言誰敢

種德之久仁及閭巷悼內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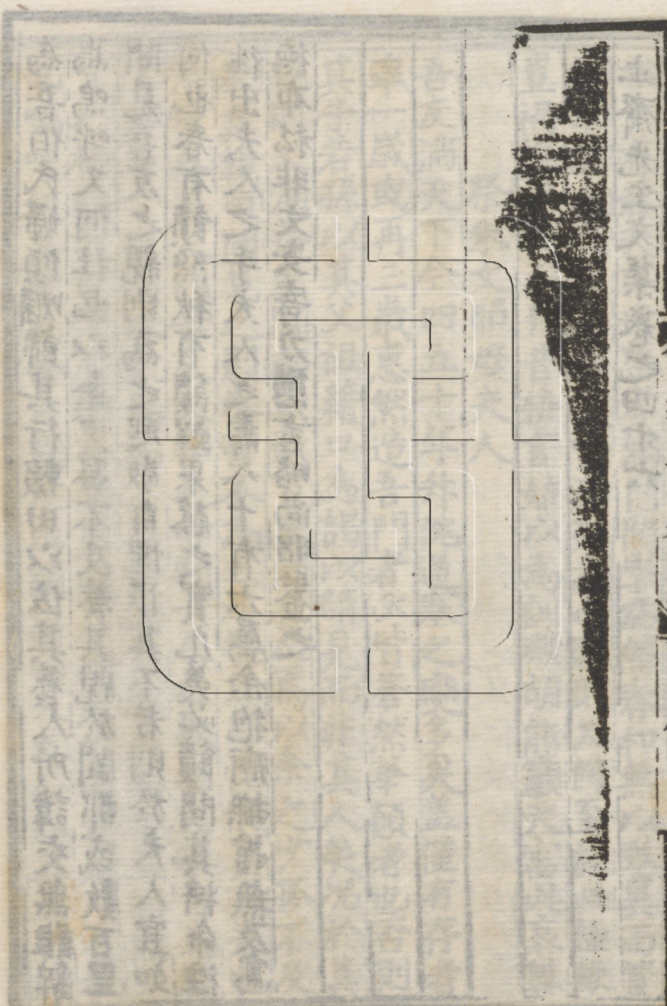
耳而遽至此何歟余觀氣貌甚偉言動有常下逮僮奚不見呵詰是豈不足以壽歟食飢衣寒勿問疎戚東塘之成通國利之是奈何不享其報歟宜壽不壽宜享不享神理茫昧世

亦多有若夫奕世慈孝滿門問學益然春和無以致異而賀
觴未舉衰經相尋行道嗟涕殆未之睹則又何至於此極歟
豈禍福無端而自昔格言姑以為訓歟胡能籲天寓此哀真

祭朱文昭母夫人

吾友滿天下今四五十年升沈通塞之變多矣蓋僅有存者
率一歲或再三歲惠然造吾門者必皆蒼然華顛者也不則
其子若孫以其父祖藉口為謁以請見而非其人矣况於其
親則又凋落至闔郡或數百里間有人焉以余之少孤不及
奉其親苟聞見之則未嘗不為之起敬且自愧恨其不若也
嗚呼今夫人氏吾友文昭之母則一人之數也文昭自為諸
生知名一世屢舉不第而業益修謝客深居而士益附無分
寸之柄而吊亡悼屈孤而惠羈旅而家不困皆夫人之教
也嗚呼何其整也余自罷掖垣請籍弭久夫人以其女孫歸

為吾伯氏婦傾烟飾其行輟田以佐其養人所諱交無難辭
焉嗚呼又何壯也以余少孤不及養其親於闔郡或數百里
間見吾友之親則為之起敬自愧恨其不若則於夫人宜如
何也春有饋絲秋有饋鮮果蘇之實凡美必饋問其將命往
往出夫人之手夫人之壽八十有六屬余抱病撫棺無及焉
德布私非文安寄力懃言略尚昭鑒之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七

誌銘

徐叔榭壙誌

叔榭年二十二取科第始娶荆之周氏婦黨愛叔榭留之彌年不使其女竹叔榭客久念其親嘗欲得余書風刺之將持白其婦翁媪以乞歸余以叔榭意為書累百言道其主母老矣父母日夜望叔榭以佐其歸決叔榭於是乎歸而已病矣余與叔榭同執道八年進士是歲絲鄉貢以第者唯叔榭一人里中慕悅之奉羊酒賀徐氏之門者日至他父兄皆各咎其子弟謂吾之不如徐君也今叔榭調長樂主簿弟及祿又去親側逾年以病歸歸之日父母為之愁苦無聊累月而叔榭死嗚呼是不幸耶非耶叔榭名悝温永嘉人一子才周歲以淳熙某年某月某日卒父擴帥其同年進士請墓于郡大

守得某鄉慈雲院之後山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余悲叔楸之
親之怨也故為叙其才與志尚不現於親者如此因以為銘
云

林安之壙誌

安之姓林氏諱居實溫瑞安邑人父堯賓母王氏安之以孝
然二年十月丙申卒以其卒後之六十有二日丁酉葬于邑
西偏三里之橫山余既為圖銘於東萊呂伯恭氏而壙不可
無識也蓋安之從余游最久余在城南時羣居累數百及屏
仙巖之陽至者蓋十一而安之實先越數年寓會稽之石氏
藏書房至者蓋百一而安之又先明年歸太學還過越安之
猶恂恂鍊逆旅以蚌將行天台則安之束書僦僕矣余察
安之勤甚矣而趣好雜因辭却不與偕比至天台安之已蹙
容倪立戶外以請由是不以涉事物毫抄分志而趨於學余

師友雖在數百里外必往依事諸公見安之咸曰佳士佳士
年止三十四其葬也同舍生為之擲悲夫

趙夫人墓誌銘

余友孫叔持梓其內趙氏為余言內所以克相之者而拜
乞銘曰昔吾母早世諸弟有尚結髮者吾父春秋高多恙趙
氏年二十餘來歸事尊禘時節其服食飲藥各以意禁嗜
無墮缺不自事游飾惟賔祭之饌腆潔必致訓齊兒女色莊
如文人至令僮婢則以惠及雖婦氏其行應銘敢以請按夫
人溫瑞安東郭人鄉貢進士耆孫之女生三男昭子明子宣
子二女歸同郡士朱清何璠年五十二卒於乾道七年七月
丙戌以淳熙三年十有一日壬寅朔葬于永嘉縣建牙鄉鵬
飛里西華山之原余聞東郭與金輿趙皆清獻公之族熙寧
中清獻公之子岷承丞郡夫人曾大父帖從公問家法錄是

趙氏子姓有檢守自辟雍正霄以文名天下登進士第者至今不乏夫人行應銘有自來美余娶城南張氏實金與出昭子而下又從余將皆辭不可遂銘之曰

維系之无雜習之戚式謹婦常無年乎何傷

胡少賓墓誌銘

少賓諱序姓胡氏胡氏絲髮徙温至荆湖制置司幹辦公事君諱寔通判滁州君諱懷宗正少卿君諱襄兄弟始若累贈其考諱觀國中散大夫妣趙氏恭人滁州君周氏安人無子以幹辦君之子為後是為少賓也少賓娶薛氏故起居舍人徽言之女世所稱薛士龍者其妻弟也年四十有九以淳熙五年後六月丁未卒于官所十有一月卒未歸葬于永嘉縣吹臺鄉梅嶼山先妣之側子男五人宗宇守寅定女四人曩余問學于薛士龍氏往往見少賓已而與鄭純全真往還全

真雅從隱君子游間一至城邑必食寢於少賓之家余固心異少賓而未之知也前年官行在所少賓遠赴調人館於余師友鄭景望氏則日得與少賓處語是時少賓之從弟千秋待湖州監酒闕年方少母老矣不樂其為是官使來換縣主簿若尉少賓念人人擇便利將誰聽吾弟昔授福州侯官尉推千秋嘗遠市見宜春走卒問其族子教授時者忘恙乎曰既亡矣為之涕泣奔走以求歸宜春之喪與其父母妻孥者累日余始知少卿之篤行全真之不苟合鄭薛二氏之常與居有以也其後益聞少賓生平嗜酒極疆年三十盡捨故交竊聚糧走千里見豎人所謂金先生者先生名梁之嘗為奉新尉一旦棄官變衣服垢面罵市難近即所可意復危坐講說若經生學士然者最善鄭全真也少賓介以見卒然相灌飲之於酒家竟醉少賓蓋留數月而後歸其所云云懷

不以語人迺更自負恃愛惜非親黨慶言未嘗出門巷獨旦暮與士龍緣處厚于詩相追逐上下議論士龍名在天下士爭趨和其言少賓亦自立我務不為同於子詩尤各出奇不相降下余頃聞滁州君初讀書天慶觀故相秦公在永嘉聞其名出不意杖策來覲之君方讀孟子書不為轍也秦因誦宋句踐一章以感諷君君訖其去如初旦日且不還謁秦公再相有以君為薦者曰是固以三顧望人者耶滁州竟官不達死幹辦君以布衣從大將岳飛定群盜僅得官以死少卿稍貴亦坐言者謂尚胡寅趙鼎之學擯十餘年不用少賓志益壯連調官丁內外艱不赴晚監湖酒名宇纒出未幾死矣胡氏父子蓋如是宗來乞銘其可無辭叙哀之手宗盡得外氏書率諸弟力學或者在茲耶銘曰

嗟乎少賓

承務郎陳公墓誌銘

始余入太學故右文殿備撰芮公為祭酒以士之有文行者職掌凡學之事而永康陳君聖嘉為選首余繇是與聖嘉往還甚熟嘗語余吾父春秋高而吾之至亡矣因不復娶以與吾父同卧起者若干年豈忍一日離也而吾猶未免於諸生余聞其言而感之後數歲之官道過永康則聖嘉取上第調處州州學教授遇太上皇慶壽恩授其親承務郎父子蓋甚樂也明年秋聖嘉忽訪余行都表經面墨拊膺哭拜曰某不孝某不孝不能壽先君以及於祿尚不敢死而來乞銘於吾子以究大事惟吾子惠存之余既泣弔即辭辭未就會罷官東歸又道其州邑往往所至以其族子承議郎監左藏南庫公亮之狀訪公之為人頗合且得其軼事蓋自熙寧變古

後法不以主戶敏惠之士上公給事而浮食與政者類皆惡少
州縣不勝其故里居者同患之然自好非詘與齒也公習見
前事獨堅忍不肖去以陰平一縣之賦訟痛自潔謹雖有督
察之長欲求其一二過差而不可得故能究其惠愛於乎使
當秦漢察舉之法行其因是以著見必有足觀者而其志豈
但若是哉以余知其子十年見其休戚之變又得公行事如
是是宜銘公諱某字某其先自穎昌徙發曾大父某大父某
父某公善事親不以家事累兄弟教子不問費雖事科舉業
試不利不愠與人交非輩行不輒相字於童穉未嘗施爾汝
家甚貧猶施及親故悅嘗杜門讀書間一日出比鄰歡迎
之訖年八十齒髮不甚衰變娶鄭氏先卒男四人志同志節
志質志剛二女適邵去病倪資深男孫三人女四人以淳熙
五年三月某日卒明年正月某日葬縣之長安鄉西山原公

亮云而志同者聖嘉也銘曰
謂為無位耶子姓以貴之謂為無傳耶鄉黨以譽之茲為其
藏後之人易忘也而我銘著之

叔祖母韓氏墓銘

夫人姓韓氏鄉先生汝翼之兄女年二十八歸我族叔祖父
歸二十一年而叔祖父卒葬所居前山之陽後二十六年而
夫人卒叔父某以淳熙七年十一月吉奉其柩柩于山陽
之地蓋夫人婦比葬歲復庚子矣叔父泣命某曰吾葬以
故緩而今屬吾子銘之也以尚亡悔某不逮事叔祖父不
嘗見夫人為冢婦時事而見為母久是時長叔妯亦憚寡家
日落二小郎昇盛門戶令熱異夫入中處與外絕獨教子讀
書一女愛甚擇以妻國子進士韓公稟婦子或微過但色不
怡婦子謝已則復常雖隣未嘗聞語笑聲者而室廬園田無

秋毫預於叔祖之舊叔祖諱某字某銘曰
余叔祖父以善士稱叔父繼以善士稱族之願其妻若母者
必以夫人也如之何勿銘

馮司理墓誌銘

君諱施叔字孟博以淳熙六年某月某日卒于家年六十以
八年十月庚申葬于永嘉縣建牙鄉桐嶺之下娶魏氏再娶
薛氏三男琳瑜璋五女適吳仲洽林謙餘未行往時吾鄉尚
名德貴門地士大夫不尚為婚友永嘉如草堂先生張子克
氏經行先生丁某父氏瑞安如唐與先生林介夫氏皆名家
也數家子弟賓客往往可稱數君者諱光庭娶介夫之孫文
因林氏君得從草堂諸子學復因張氏得以其仲姊歸經行
之孫君三歲喪母十五喪父家益落而近以讀書屬文得官
居有善譽出有廉績蓋其所漸習異也府君且卒召林張氏

以其子為寄兩家合教十數年丈人課之婦女飲食衣被之
此君借計書上名于禮部兩家奉酒相勞苦以為可見府君
地下矣余每論婚友之不可尚於君故有感也余娶草堂仲
子思豫之女則嘗教君者也既習聞其所繇成就如是而琳
瑜又來問學亦雅馴不煩瑜也將葬因述君官政家政累千
餘言以乞余銘余嘆曰士宦不達志不究見何足用書有以
孤兒受教于外氏致其身以無辱其父其可以無傳乎銘曰
維古論人必某出君克其家誰從得亦惟厥考好述匹我銘
旌之後為則

張忠甫墓誌銘

忠甫為人嚴重深博善忍事鎮物絕有材智抑不使出其氣
貌沈沈偉然丈人也年方少連五試禮部不中投持奏官忠
甫每自悼不第進士雖宦達將不得與文墨議論亡足以著

儒效遂棄去以居養其母儀妻子是正朋友為事蓋晚而學
詩書誦數年既大通風人羨利與古長榮上下之交立教
微意以為天下國家可推此而理以孔門之所教而傳也益
頁其學自刻苦貴愛或言諸朝祿以監歲忠甫謂徒費縣官
亡誼歷三任不食其祿亦不書考執母夫人黃氏之喪自飯
舍至于既窆凡所以誠信其親者自括髮至于既祥凡所以
哀憫其身者質諸士喪禮無不合也初忠甫獨追古革好繩
俗以己學無以寓見則時為文章銘人父祖有諷有勸皆
不虛書於族姻之喪為之治衣衾棺窆繼巫佛強其為此禁
其為彼人頗謂惟至交口西罵之忠甫說甚長而未之服予
也及見其躬行極人之所難然後翁然加敬導信其說有從
之者雖不從者亦內愧莫之敢議也然而忠甫之言曰吾生
不免為今人吾行豈敢為古人吾於閭里後進隨和唯諾一若

庸庸然吾何賢哉嗚呼忠甫蓋已顧避龜勉如此猶久而後
與鄉人合使盡已有耶人必且大恠宜愈難合使得其位施
行之則必恠之者愈衆亦愈流落不偶不得其志故忠甫一
意忍窮以死而非其釋然不屑於世也忠甫與其友薛士龍
鄭景望齊名於時而一人皆仕矣士龍一見人主語意合且
大用而為政者不悅去之以卒景望三人朝二十餘年其卒
也位不過九卿二人嘗勉忠甫仕忠甫不應久之而道不行
功業不就也則未嘗不壯忠甫之決而推遜其高嗚呼是可
不謂之賢歟忠甫諱淳姓張氏世永嘉人曾祖某祖某父某
娶潘氏休寧丞蔚之六年六十有一以歲之元日卒以其年
十有一年乙酉附葬于吹臺鄉桐嶼黃夫人之兆實淳熙八
年也二子九几三女適袁州州學教授潘宇進士劉嗣信廬
趙將英潘氏曰吾夫子之友惟陳君在且余家塔銘夫子無

以易君者然則其可辭銘曰

勇避而不趨人以為為異也愁苦以行之人以為為利也我師古人孰今不棄也猶有鬼神設其寧于地也

章端叟墓誌銘

淳熙八年九月日陳于端已使來告章子之喪曰端叟不幸旦日卒九兩邑之諸生走相弔其自今將誰糾合以卒業夫子宜聞而哀之余既泣受辭即往之其廬會哭哭皆盡衣越月端已復來告曰端叟不幸未及有子以仲兄之子士則後葬日得十有二月丙午而士則也切不任事諸生分治其喪紀而端已實刻其墓敢請於夫子余復泣受之曰是宜銘端叟諱用中平陽萬全人考諱某妣周氏恣聽端叟學端叟從余游最久又因余之金華依呂公伯恭之雲川依薛公士龍而其名遂載於人口耳性溫良沉無不愛於人故能分酸苦

於先生長者能受其煩辱之役於其徒相厲以學責難勸義定為期會程式稽攷有誦惰游有罰其人嚴憚之則所謂江南書社也嗚呼死生之際可以觀人矣端叟無毫髮氣力無父子兄弟可以納交又無壯子也而兩邑之士交吊聚哭為之執事焉圖銘焉惟恐其有憾且遂磨滅也是可以妄得之耶若是固不宜銘歟娶葉氏先卒有二女顧言以季歸諸鄭氏姊之甥長托之友友合謀以余之兄子師宇為之媿蓋端叟之志也銘曰

距江五里寺曰寶積循除而西數十步有壤隆然者吾端叟之宅也止過其下考視此石

朱君佐壙識

公姓朱氏諱興國字君佐溫永嘉人考永妣王氏享年五十以淳熙二年十有一月卒君佐娶陳氏生子輒天以汲為已

後晚得光孫而君佐之喪未練又天陳氏為君佐之愛光孫也
也以拱源為之後三女適丁子美項敏中陳宗淵子美宗淵
皆嘗薦國子學亦輒不第死蓋君佐卒七年波始克葬于所
居里西山之麓且葬陳氏使為志焉陳氏余族姑而宗淵之
姑也子方哀宗淵呱呱二女莫適顧託於是感余姑之經紀
朱氏置孫以綿其祀乞言以不墮其名也喜且泣下而刻藏
諸窆庶幾其女不忍棄宗淵如其母然而亦以解君佐之悲
也葬以淳熙九年十有二月庚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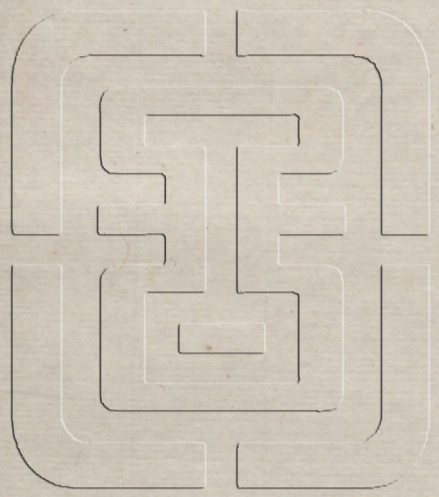
宜人林氏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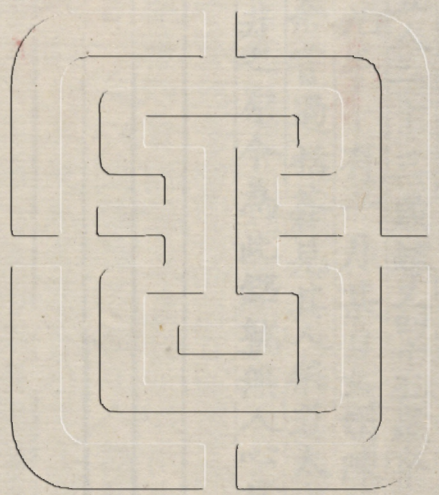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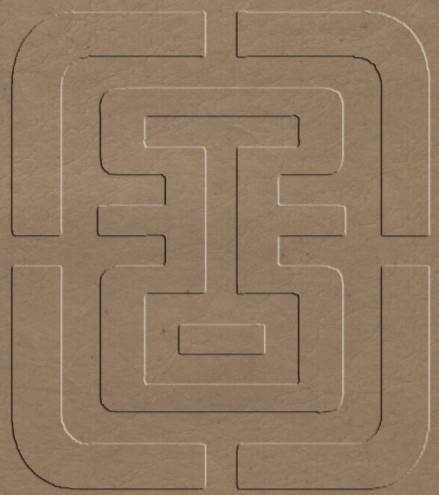
建炎間天子東拔民譽之士一日而除臺諫官四人趙鼎蔡
確沈與求而其一人監察御史諱惇禮者福州長溪楊君也
御史生績今以朝奉郎致仕朝奉生興宗嘗為尚書郎出知
處州徙嚴州余所為銘林氏宜人之墓者朝奉之配嚴陵後

母也蓋名家三世矣嚴州使人謂余曰始吾大父建以郎官
御史召不起晚日益寡興宗生四歲矣而吾母死母賢可賴
大父日夜念之不樂也而求繼於母家是為宜人宜人雖歸
不及大父顧託然竟成其意有信士不能然者興宗不善為
言猶能言一二以圖銘於子也宜人嫁慕費且盡而劉氏姑
死吾父至無以買棺斂亂計不知所出宜人泣謂曰不有
吾頭上一金釵乎鬻之而棺具興宗之為太學諸生也使遺
之金若干兩曰吾所紡績得此以資汝興宗之得樹立其身
以答元母者宜人之賜也吾父從事臨安以其暇問養生於
恩州李處士得其方一切屏事務自壽宜人故清薄亦即將
順毀飾飯菜為浮屠氏學以迄借老嗚呼以大父之不樂念
此也至此而皆如其託言無咎興宗悲不能銘若遂不銘豈
唯宜人何以慰大父於土中且宜人余同郡平陽縣人通奉

大夫林公祀之季女嚴州考試乾道八年進士而余又辱為
門下士夫論述鄉黨之美與諸老先生家事以著之後世抑
余志也宜人二十三歲嫁又四十五歲卒一歲若干日而葬
實淳熙九年十有一月某日女婿陳萬章孫男女四人銘
曰 余嘗過括蒼見其人樂道太守之賢而逮事父母
之榮龜井之原今為此銘孰無人心其永勿傾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七





鳳

